1 3
2416
29

13
2416
29



嬪妃一



帝世本曰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鄧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訾陬氏之女曰常儀生帝摯元妃見皇后宋符瑞志曰堯母慶都有名於世蓋大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嘗在三河之南天偶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長大形像大帝常有黃雲蓋之　列女傳曰黃帝妃嫘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　漢武故事

〈2004-589〉

曰漢景帝夢高祖謂已曰王美人得子可名爲彘　又曰鉤弋夫人卒既殯尸香聞十里餘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空棺無尸惟衣履存

前漢外戚傳曰定陶丁姬葬渭陵王莽奏請發冢徙歸定陶葬恭王冢次既復掘平周棘其處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穴中

類聚　晉王隱晉書曰左貴嬪名芬兄名思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拜爲修儀後爲貴嬪體羸多患帝重芬辭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

太平御覽　齊東昏侯所愛潘貴妃名玉兒齊亡梁武帝見玉兒有國色將留之王茂曰亡齊者此人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士田安啓求爲婦玉兒泣曰昔嘗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潔美如生

後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極其瑰麗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妃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以宮人素大舍等爲女學士每引賓客游宴則使諸貴人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抵歸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張貴妃嘗於閣上靚妝臨於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　北齊

後主馮淑妃名小憐太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周平齊後主至長安請於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於公惜也仍以賜之及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天中記李商隱詩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隋煬帝在江都昏湎滋深嘗遊吳公宅雞臺悅忽與陳後主相遇尚喚帝爲殿下後主舞女數十中一人迴美帝屢目之後主云即麗華也乃以海蟲酌紅梁新醞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隋遺錄）

唐太宗賢妃徐氏名惠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屬文其父孝德試擬楚辭詞甚典美自此徧涉經史手不釋卷太宗納爲才人其屬文揮翰立成詞華綺贍（天中記長安崇聖寺有賢妃妝殿太宗嘗名妃久不至怒之妃進詩曰朝來臨鏡臺妝罷暫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名詎能來）太宗時鄭仁基長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與冊具或言許聘矣魏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爲人父母意帝痛自咎責即詔停冊（唐書）唐詩紀事曰上官昭容名婉兒母鄭方

妊夢巨人畀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母戲曰秤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中宗立進拜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大抵浮靡然皆有可觀昭容力也（天中記）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見江采蘋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性喜梅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上與妃鬬草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今鬬草又勝我矣後楊妃入侍寵愛日奪妃遷於上陽東宮上在花萼樓會外國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濕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妃在上陽宮一日上憶之夜遣小黃門以馬召妃至翠華西閤敘舊愛既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楊妃已至閤前當奈何上披衣袍妃藏夾幕間楊妃既至大怒曰肴核狼籍御榻下有婦人遺舄夜來何人侍陛下寢釃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媿甚曳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楊妃怒甚徑歸私第上頃覓梅妃所在已為小黃門送令步回東宮上怒斬之遺舄并翠鈿命封賜妃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為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之報云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　許子



太真記太真乃廣西容州普寧人父維母葉氏始生有異

質目光見日不瞬都部署楊慶求爲女時楊元琰爲長史從慶求爲女攜歸京師後進入壽王宮城西至今有楊妃井一說楊妃早孤養于叔父河南府士曹元璬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壽邸山堂肆考長恨傳上皇命方士致貴妃之神旁求四虛上下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署曰玉妃太眞院玉妃出揖方士問天寶十四載以還事言訖憫然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還獻上皇將行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爲驗玉妃曰昔天寶十年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時夜始半獨侍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願世世爲夫婦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方士還奏上皇嗟悼久之

文昌雜録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至天祐間詔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



英坐曰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外自此始也又唐書內官有掌書二人掌宣傳啓奏杜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 貝州人

宋廷棻世以儒聞能詞章生五女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警慧長若華善屬文若昭文尤高潔不欲歸人欲以學名家若華誨諸妹若嚴師著女論語十篇以韋文宣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爲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爲傳申釋之貞元中李抱眞表其才德宗名入禁中試文章問經史帝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爲學士穆宗立以若昭尤通練拜尚宮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諸王皆待以師禮寶曆初卒贈梁國夫人 山堂肆考

武宗王才人善歌舞狀纖頎頗類帝每畋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佼服光侈觀者莫知孰爲帝也帝惑方士說欲餌藥長生後寢不豫才人獨憂之及大漸才人悉取所常貯散遺宮中審帝已崩即自經幄下宣宗嘉其節贈賢妃唐書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錡叛滅入宮有寵於景陵穆宗即位命秋爲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已者指王爲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里杜牧杜秋傳順宗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宮女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幄中可其奏於是王叔文之黨因忠言昭容更相依仗

唐書　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後唐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名號不可勝記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後唐太祖正室劉夫人無子性賢不妒忌嘗爲太祖言次妃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後生莊宗及莊宗即位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及太妃薨太后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五代史

宋眞宗李宸妃入宮爲章獻太后侍兒生仁宗在襁

祿時章獻以爲已子及即位妃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明道元年疾革進位宸妃薨太后納宰相呂夷簡言用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太后崩荆王始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慟頓毀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同皇太后仁宗歎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　仁宗周貴妃幼從其姑入宮張貴妃育爲女得侍仁宗生兩公主帝崩妃日一蔬食屏處一室誦佛書困則假寐覺則復誦晝夜不解衣者四十年徽宗立爲貴妃所生公主下嫁皆



先亡詔許出外與親戚相往來歷五朝勤約一致年九十三薨　仁宗時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即倡言當求所以尊異之禮張方平聞妃扈蹕功夏竦即倡言當猛獸不聞有所以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瞿然而罷　景祐中進溫成后爲貴妃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詰在所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既授閤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乃進內宋祁爲翰林學士當制不俟旨寫誥不送內書徑取官告院用印亟封以進妃方愛幸

覲行冊禮得告大怒擲于地祁坐貶　哲宗妃劉氏以
明豔冠後庭有盛寵絶聖三年孟后朝景靈宮訖事就
坐諸嬪御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呵之不
顧閤中皆忿冬至日會朝欽聖太后于隆祐宮后御座
朱綵金飾倢仔在他坐有慍色從者爲易坐製與后等
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各復
其所或已撤倢仔坐遂仆于地慙不復朝泣訴于帝内
侍郝隨謂曰毋以此戚戚願爲大家早生子此坐正當
爲倢仔有也後章惇陰附倢仔廢孟后立之　徽宗安
妃劉氏本酒保家女有寵爲才人進貴妃擅愛顓席嬪



御爲之稀進妃天資警悟迎意合旨雅善塗飾每製一
服外間即倣之林靈素目爲九華玉眞安妃肖其像于
神霄帝君之左　高宗劉貴妃入宮爲紅霞帔累進賢
妃頗恃寵驕侈嘗因盛夏以水晶飾脚踏帝見之命取
爲枕妃懼撤去之　才人李氏王氏俱明豔淳熙末上
皇愛之及崩憲聖后見二才人每感憤孝宗即追告命
許自便蓋非常制云
賛拜葉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留之宋史
　理宗時冊楊妃宰相無拜禮吏
　遼天祚文妃蕭氏小字瑟瑟乾統初帝幸耶律第見
而悅之匿宮中數月及即位立爲文妃生晉王敖盧幹

尤被寵幸善歌詩及邊庭多事帝畋遊不恤忠臣多被
疎斥妃作歌諷諫得罪 遼史
家有罪沒入宮籍監大定末以監戶女子入宮是時宮
教張建教宮中師兒與諸宮女皆從之學故事宮教以
青紗隔障蔽內外宮教居障外諸宮女居障內及問義
皆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宮教自障外口說教之諸女
子中惟師兒易為領解建不知其誰但識其音聲清亮
章宗嘗問建宮教中女子誰可教者建對曰就中音聲
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宮者梁道譽師兒
才美勸章宗納之章宗好文辭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



義尤喜伺候顏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明昌中兄喜兒
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廷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
金史 金主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
矣
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
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祕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閤龐
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
鄭氏恐其為變紿之曰上方更衣妃可少休他室伺其
入遽鈐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
經濟類編 明永樂中冊權貴妃任順妃李倢伃崔美人
之
皆朝鮮所貢女也封妃父權永均等皆為光祿鴻臚諸

御然仍居朝鮮　故事皇后金冊金寶皇貴妃而下有冊而無寶獨宣德元年以貴妃孫氏有容德請於皇太后製金寶賜之且命太師英國公張輔為正使少師吏部尚書蹇義為副使二公元臣也自是貴妃授寶遂為故事　明初宮人殉葬有追謚之典至英宗遺命禁止宮人殉葬為帝王之盛節云　孝宗弘治元年太監郭鏞請預選女子于宮中讀書習禮以待服闋之日冊封二妃廣衍儲嗣侍讀謝遷言六宮之制固所當備而三年之愛豈容頓忘今山陵之工未畢諒陰之痛猶新奈何遽有此事下吏部議山之　弇山堂別集



## 嬪妃二

論禮　明順　周禮鄭元注云古者三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矣

下詳敘

褕翟　弓韣　禮記曰王后褕衣夫人褕翟褕音余蔡邕月令章句曰仲春之月將嬪御皆會于高禖以祈子之祀也后妃帶以弓韣天子所御帶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也韣音獨

贊齎敦　載簟鉤　周禮曰凡祭祀九嬪贊玉敦后薦徹豆籩鄭注云玉齎玉敦黍稷之器齎音資敦音對　漢魏故事后親蠶三夫人九嬪世婦各載簟鉤從皇后蠶于嘉桑

敎九御　繰三盆　周禮內宰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敎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時御敘于王所又曰九嬪以婦職之法敎九御十一御女也　禮記曰世婦卒蠶獻繭于夫人夫人受之親繰三盆采朱綠之元黃以為黼黻文章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因八月史記云中宮天極星後有四星其一爲正妃餘三星是後宮之屬後漢書曰漢法常因八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庭家童女合法相者載家童女合法相者載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取長白合法相公卿子女以充六宮使楊后簡選后妒不取端正妙好唯貌粗舉則取下詳唯取長白肥大後漢書曰健仔因八月注

瓚珮服制曰健仔銀印青綬佩采瓚玉後漢書曰健仔銀印青綬佩采瓚玉注曰有司今月九日當拜鄭夫人右健仔按祫禮西京雜記曰武帝以象牙爲

簟儀注應服雀釵祫禮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以百鍊金爲

簟賜李夫人金環玉簪爲弧環照見指上骨上惡之以賜倢伃兒鳴玉耀光等各四枚又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爲之

熊羆辭羆獸熊逸出圈攀檻欲上馮倢伃上幸虎圈鬬熊而立詳熊又曰孝成班倢伃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帝遊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上善其言而止

宴北園迎

西宮魏志曰明帝游後園名才人以上曲宴極樂明日昨宴北園樂乎明帝以左右洩令所殺十餘人王隱晉書曰初惠帝晚成武帝遣才人謝玖給惠帝因是有娠臨娶妃迎玖西宮遂生愍懷也

昭陽殿增城宮漢書曰孝成帝崩帝素無疾民間歸罪有女弟復名入爲昭儀居昭陽殿

婕妤專寵十餘年卒無子成帝崩帝素無疾民間歸罪於昭儀昭儀自殺又曰孝成班倢伃帝初即位選入後宮俄而大幸爲倢伃居增城宮再就館男數月並失之注云倢伃居外舍謂陽祿柘館有

俑泥頭泣那漢書曰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少爲官太后才人元帝進幸有寵改爲昭儀爲人有才略善事主及定陶恭王

傅主宮人飲酒醉地皆祝延之產平都公主史記曰漢武帝時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帝許之即令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曰非那夫人帝不足以當人主於是有詔使那夫人衣故衣獨身前尹

夫人望見曰眞是矣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仇之

圖甘泉葬

雲陵漢書曰孝武帝李夫人爲新聲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豈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帝太息曰善哉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入見實妙麗善舞由是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憐愍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初學記漢武帝故事曰拳夫人從上至甘泉而卒葬雲陵上哀悼爲起通靈臺常有一青鳥集臺上至宣帝時乃止拳夫人即昭帝母



內寵有如夫人者六人制正嫡曰皇后其餘內職有夫人美人良人等名號

大家娘子

太平御覽曰漢虞美人生沖帝及質帝家而已質帝母陳夫人亦肆考曰唐楊太眞入宮宮中呼爲娘子禮數實同皇后

號慵妝

寫愁貌興膳合德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



慵來妝

吳主權潘夫人父坐法輸入織室夫人容態少儁爲江東絕色吳主使圖其容貌工人寫其眞狀以進吳主見而喜悅曰愁貌尚能惑人況在歡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於後宮

針神機絕

薛夜來本名靈芸年十七容貌絕世魏咸熙中谷習出守常山以千金寶賂聘之獻於文帝甚承寵愛改名曰夜來夜來妙於針功雖處深幃重幄之內不用燈燭裁製立成宮中號曰針神

處女主權趙夫人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龍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

留仙裙絛

紗戲於池飛燕歌歸風送遠之曲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舍吹持后裙久之風止裙爲之縐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娃幸者或孌裙爲縐號留仙裙也

晉武帝多簡良家子以充內職自擇美者殆將萬人而並寵者莫知所適嘗乘羊車恣其所至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繫臂

以絛紗

羊車蝶幸

明皇雜錄曰春秋使後宮各插花上使視蝴蝶隨

蝶所幸之蝶幸之　獺髓醫　蟬翼鬢合璧事類曰吳孫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弄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醫者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痕及差有赤點更益其妍諸嬖人更以丹脂點額以要寵　山堂肆考曰魏文帝宮中最寵者四人其一曰莫瓊樹能製蟬鬢縹緲如蟬翼　昌

陽鐘　華清宴　南史曰齊武帝數遊幸諸苑囿載宮人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宮人五鼓及二鼓也　明皇與貴妃每至七月七夕在華清宮游宴宮女輩陳瓜果酒餌於庭中求恩澤於牽牛織女也　金籠捉　金錢賭　明皇宮中每至秋日宮人皆以小金籠捉螻蟀置帷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　又未得貴妃時宮人妃嬪輩投金錢賭侍帝寢及楊妃入遂罷此戲

金蓮新月　芝殿迴風　道山新聞李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主宮嬪宵娘織麗善舞後主令宵娘以帛纏足纖小屈上如新月狀著素韈舞金蓮之上體勢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宵娘作也由是後人效之婦人之足以弓



小爲好　漢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以衣之嘗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　所幸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曰唐張紅紅善歌舞入宮號記曲娘節奏入雲　堂肆考

琉璃幛　合璧事類曰飛燕一曰飛燕每聽新聲一編即記舞衣夏無汗體上琢玉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眞態豔麗非世間所有　琴瑟遺妃詳上

芙蓉臺　一曰唐寶曆三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輕鳳蛾眉蠭首蘭氣融冶冬不纏上令宮內人藏之金屋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寶帳　山堂肆考曰吳主亮愛姬四人一名朝妹二名麗居三名絜珍四名絜華使四人坐琉璃幛內外望之殊無隔惟香氣不通耳

羞羊舐地　五代史有美色號花見羞南史曰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妃叔妃每至戶輒下以貌進始未見賞帝每靚裝帷以俟并密令左右以鹽水灑地帝羊乃爲決是愛傾後宮　潮司花女　得學士

詩山堂肆考曰隋煬帝幸江都長安進御車女素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嬌憨多態帝寵愛之時洛陽進合帶迎輦花云得之嵩山塢中香氣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帝令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曰寶兒注目視之帝謂世南曰寶兒側之翛之世南應詔為絕句云學書鸚黃半未成垂肩彈袖唐柳公權侍武宗於內庭武宗嘗怒一宮人久之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若得學士一詩當釋然矣公權略不佇思而成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令宮人上前拜謝之

## 賜健仔書　焚貴妃詔

太平御覽曰漢元帝所賜健仔書班健仔報諸姪曰記言屬見元帝成帝皆有賜健仔書以相比元帝類多華辭至如成帝則褫誠寫實若家人夫婦相與書矣何可為相貞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比也

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宋史曰李沆為相貞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通考曰晉武帝泰始十年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宋史曰仁宗張妃怙寵欲假后蓋出遊帝使自請于后曹后與之無靳色妃喜還以告帝帝曰國家文物儀章上下有秩汝張之而出外庭不汝置也妃不懌而罷

## 披香博士　花蕊夫人

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後嗤曰此後山詩話曰青城人費氏女五代禍水也滅火必矣後時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後國亡入宋備後宮太祖名使陳詩即誦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齊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

## 主管大內宮人入道

文獻通考曰宋太后幸江西還封嘉國夫人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故省提舉十閣又曰宋太祖才人朱氏後入道眞宗貴妃杜氏後入道仁宗時美人尚氏楊氏與郭后忽爭后既廢尚氏楊氏出居別院按唐人有宮人入道詩

## 製邊衣題紅葉

山堂肆考曰虞開元中所賜邊衣俱製自宮中有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得詩云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今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特以白帥帥以聞明皇以詩徧

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帝即命嫁得詩者曰與汝結今生緣又曰願況在洛閑游苑中水上得大桐葉有詩云一入深宮去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明日況於上流亦題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有客尋春苑中又於杏葉上得詩云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尋春取次行又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復題云曾聞葉上題詩寄阿誰置御溝逆流入宮為宮女韓翠蘋拾葉上題詩寄中見紅葉上有詩驚曰此吾之後祐託韓泳門館因帝放宮人泳以與翠蘋同姓遂勸之嫁祐及成禮韓于箱中亦得一葉作吾水中亦得一葉偶然莫非前定或云溝得紅葉是遠渥事云御

## 嬪妃三

**原** 並后內寵並后之本也 **正服** 正嫡修也 **貫魚** 易貫魚以宮人寵 **小星** 詩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嗇嗇衆妾也 **莊姜送燕** 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吳王宿** 左傳曰吳王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 **以備內官** 傳曰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 **以備** 婦功也 **嬪嬙** 嬪嬙婦也 **禁其奇衺** 媚道 **展其功緒** 婦功白帖 **昭儀** 漢書外戚傳曰元帝加昭儀之號次丞相爵比諸侯王西京賦曰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復侯 **夫人** 周禮曰三夫人之于后猶三公之于王坐而論道婦道無官職者矣 沈約宋書曰漢與秦之號妾皆稱夫人貴嬪夫人貴人是置 漢書曰晉武採漢魏之制曰貴嬪文帝所置 是爲三夫人位視三公 **貴人** 宋書曰貴人漢元帝所置 **綬佩珠璫玉** **婕妤** 晉書曰婕妤銀印青綬 周禮曰以陰禮教九嬪又曰九嬪掌婦學之教以時御敘于王所 **婕妤** 漢書曰婕妤視上卿比列侯 **各率其屬而以時御敘焉** 晉書曰舊制貴嬪夫人比三公假金紫淑媛淑儀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爲九嬪比九卿假銀青 **世婦** 周禮曰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 蔡邕月令章句曰卜夫人世婦

婦之吉者使之蠶室奉種以供郊廟之服又曰蠶事既畢后妃獻繭於天子乃收蠶稅以桑爲均十而取一曰稅也乃收世婦以下所蠶之稅也

後漢書曰八十一御女序于王之燕寢淮南子曰孟春之月東宮御女青色衣青綠鼓琴孟夏之月南宮御女赤色衣赤綠吹竽孟秋之月北宮御女黑色衣黑綠擊磬

## 御女

## 美人

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之號至武帝各有爵位美人視二千石

又曰萬石君奮姓石氏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謹慎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

高祖詔其姊爲美人徙其家

宋齊皆以美人爲散職淸惠眞正有淑德

晉中興書曰謝夫人名玫沈約宋書曰晉武帝採漢魏之制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以爲散位

## 女侍中

魏書曰高祖置女侍中視三品又曰陸昕之亡公主昕尚獻文女常山公主

## 保林

漢書曰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保林視百石

## 才人

魏略曰明帝遊宴在內後魏書曰高祖置女尚書視三品

## 書

尚書曰石虎征討所得美女萬餘以爲

## 女史

周禮曰女史八人掌王后

宮人簡其有才藝者爲女史書其日月而以環進退之禮掌內治之藏以詔后之事以禮從

毛詩義疏曰女史主記后夫人之過失又曰后夫人必有柱下史女史書其日月而以環進退注也

後漢書曰順烈梁皇后以下有貴人貴人美人宮人各有記功之書過

後魏書曰高祖制女職以來諸王

## 淑妃

魏明帝置貴妃淑妃齊永明中奏淑妃舊名擬九棘以淑

## 貴妃

宋孝武建三年初置貴妃淑妃齊永明中奏淑妃舊名進同貴妃

## 太妃

魏以下有貴妃賢妃舊有

## 太妃

南史宋孝武帝母爲太妃

## 增置大儀

宋會要從舊制皇后以下有貴妃德妃賢妃舊有貴妃德妃賢妃舊有貴妃德妃賢妃舊

漢以來帝王妃妾之多唯漢靈帝吳蕭命侯宋蒼梧王齊東昏陳後主晉武至於萬人唐室明皇爲盛白樂天長恨歌云後宮佳麗三千人杜子美劒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蓋言其多也新唐書所敘謂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隋大業離宮徧天下所在皆置宮女故裴寂爲晉陽宮監以宮人私侍高祖及高祖義師經過處悉罷之其多可想

內人

吳陂宮人接著便相隨恰從中尉門前過當處教看臥鴨池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忽看金輿向月池王建宮詞也按唐著作佐郎崔令欽云左右兩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外有水泊俗號月陂陂形如偃月也故王建述此又言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常在上前頭也其家得在教坊頭也故王建宮詞云大家得幸者謂之內人唱好歌茲急內人相續報花開恐要內人洗兒錢

原詩陳江總奉和東宮經故妃舊殿詩曰故殿看看冷空階步步悲猶憶窺牕處還如解珮時苔生無意早燕入有言遲若令歸就月照見不須疑　徐湛賦得班去趙姬升詩曰班姬與飛燕俱侍漢王宮不意恩情歇偏將衰草同香飛金輦外苔上玉階中今日悲團扇非是爲秋風

唐宋之問浣紗篇曰越女顏如花越王聞之問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王娃山藪半藏匿苧蘿更蒙遮一行霸勾踐再笑傾夫差豔色奪人目效顰亦相誇一朝還舊都靚妝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沉荷花始覺冶容妄方悟羣心邪　白居易李夫人篇曰漢武初喪李夫人夫人病時不肯別死後留得生前恩君恩不盡念未已甘泉殿裏令寫眞丹青畫出竟何益不言不

笑愁殺人又令方士合靈藥玉釜煎鍊金爐焚九華帳
深夜悄悄返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烟引
到焚香處既來何苦不須臾縹緲悠揚還滅去去何速
予來何遲是邪非邪兩不知翠蛾髣髴平生貌不似昭
陽寢疾時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
穆王三日哭重璧臺前傷盛姬又不見秦陵一掬淚馬
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豔質化爲土此恨長在無銷
期　王證後庭怨曰君不見紅閨少女端正時夭夭桃
李仙容姿幸得君王憐巧笑被香殿裏薦蛾眉蛾眉雙
雙人共進常恐妾身從此擯甄妃爲妒出層宮班女因



猜下長信長信宮門閉不開昭陽歌吹風送來夢中魂
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迴念君嬌愛無終始使妾長
啼後庭裏獨立每看斜日盡一坐直至孤燈死秋日聞
蟲翡翠簾春晴照面鴛鴦水紅顏舊來花不勝白髮如
今雪相似傳聞紈扇思未歇預想蛾眉上初月如君貴
偽不貴眞還同棄妾逐新人借問南山松葉意何如北
砌槿花新　劉禹錫馬嵬行曰綠野扶風道黃塵馬嵬
驛路邊楊貴人墳高三四尺乃問里中兒皆言幸蜀時
官軍誅佞倖天子舍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
徊轉美目風日爲無輝貴人飲金屑倏忽葬英暮平生

服杏丹顏色眞如故屬車塵已遠里巷來窺覩共愛宿妝妍君王盡眷處履綦無復有履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淩波襪郵童愛蹤跡私手解繫結傳看千萬眼縷絶香不歇指環照骨明首飾敵連城將入咸陽市猶得賈人驚

原賦漢武帝李夫人賦曰美娟娟以修嫮兮命勑絶而不長飾新宮以延佇兮泯不歸兮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處隱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掩修夜之不陽秋氣憯以淒淚兮挂枝落而消亡神茕茕以遥思精浮游而出疆託沈陰以曠久惜繁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逮惟幼眇而相羊武帝班倢伃自傷悼賦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主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殊寵於增城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太息兮思佩褵以自思陳女圖以鏡鑒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之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禄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奉供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灑掃於帷幄兮永終始

以爲期重曰潛元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門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幃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俯視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　宋孝武帝擬漢武帝李夫人賦曰觀周氏之逸篇覽漢室之遺篆弔新宮之掩映嗟壁臺之蕪踐雖嫒德之有載竟滯悲其何遣念桂枝之秋實惜瑤華之春翦彤殿閉兮素塵積翠陛兮蕪兮紫苔生寶羅暍兮春幌重珍簟空兮夏幬扇秋臺惻兮碧煙凝冬宮冽兮朱火青流津有終深心無歇徙倚雲曰徘徊風月思玉步於鸞闕



原　贊魏曹植班倢伃贊曰有德有言實惟班倢盈沖其驕窮其厭悅在夷貞艱在晉正接臨風端幹衝霜振葉賢辨祝理誣形圖丹青名侔樊虞　傅元班倢伃畫贊曰斌斌倢伃履正修文進辭同輦以禮匡君納侍顯德讜對解紛退身避害志邈浮雲

原　詔梁沈約梁武帝立內職詔曰刑于垂訓周文所以表德壺闈失序漢武所以喪邦並被譏方冊式昭戒勸魏晉以來雖云簡薄而內職名號參差不同在宋太始位置繁冗遂設官九品且擬外朝填委椒掖徵費無已

自此相仍踵以成舊昭陽九華千門萬戶朕受命自天期延七百思所以立防自邇貽厥將來前代職品所宜因革外可詳議務令該允

原 章梁沈約爲六宮拜章曰蓬閨菲質嘉淑無算越自幽衡登軀宸漢奉日月之華侍巾屨之末何以厠鴛鸞之盛序奉屬車之清塵隋江總爲陳六宮謝章曰恭膺禮命媿集丹縷之顏拜奉曲私愁縈翬羽之色魯宮夜火伯嫒匪驚楚樹奔濤貞姜何懼豈期日月騰影風雲瀉潤遂復位崇九御聲高六列象服增華丹軿耀采何以弼佐王風克柔陰化兢惶並集追想流荷之詩



遽相并遂失鳴環之節

康 表陳江總爲陳六宮謝表曰鶴籥晨起雀釵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衽香飄霧縠嫒纏豔粉無情拂鏡愁縈巧黛息意臨牕妾聞漢水贈珠人間絶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雲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文寧披竦戴

摘 唐常袞中書門下請冊貴妃表曰臣聞天文次星配以妃位帝宮内職守在王化視公卿而命秩思賢才以審官蓋五禮之宗六義之本也伏惟陛下紹興下武屬當多難一日萬務親紆

聖心紫庭分理頃刻未遑形管記言因茲而缺然則奉若天道以陰而助陽御于家邦由中而及外今既三靈叶泰四海永清宜舉舊章以行盛禮竊承壺制未正等威當熊之德或聞於蘭殿貫魚之序無列於椒房固已叶周南之風參虞汭之化豈使坤儀曠其取法陰教闕而不修雖則簡在宸衷安敢默於誠請伏冀大明禮秩俾率宮庭以厚人倫以風天下庶得外朝均政羣望獲從

晉箴晉張華女史箴曰芒芒元化兩儀始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孌淑慎正位居室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嬌桓耳忌和音志厲義高二主易心元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悔班女有辭割歡同輦夫豈無懷防微慮遠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同衾亦疑懽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固有然　裴頠女史箴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氷壁雖澤期於

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吉吉人

原 冊文宋謝莊殷貴妃謚冊文曰維年月日皇帝曰咨故淑儀殷氏惟爾含徽挺茂爰光素里友琴流荇實華紫掖奉軒景以柔明登譽處椒風以婉孌升名幽閑之範日謐層闈繁祉之慶方崇蕃世而當春掩藻中波滅源朕用震悼傷于厥心松區已翦泉冥將隧宜有旌德第行式衍聲芳今遣某官集冊告謚曰宣魂而有靈尚茲寵渥嗚呼哀哉

原 哀策文梁任昉王貴嬪薨冊文曰游衣戒節轜車命



服永去椒華長辭嘉福笥緘遺組筵委塵鞠將命啓期寔惟嘉數珮空響其何節姆下當其誰傅殯宮既毀祖饋斯撤爰命史臣宣美來裔辭曰坤載既厚內德云助軒五有弘姬十斯豫誕茲邦淑選自良家爰登六列象服委蛇青絢丹繶展衣素紗肅雍婦職僉曰俞往贊景望舒方娠明兩心前軌慶軒中增朗與括不愆朏魄無爽式陪璽觀有事蠶宮降輿訪道基我王風宣禮撤豆緝樂房中居貴能降在氓思沖仁者必壽彼蒼者穹如何不淑萬化齊終薦車告塗殯穹既辦黼翣璀以陸離帷幌紛其舒卷出桂宮而北行經未央以西轉池沸顧

而徐前服馬嘶而不踐霜霏微而初被野空籠而始彫促虞泉於蕤露撫悲翁於短簫母以子貴義弘前哲申襄齊削以從疑革麻縗之輕殺達副君之夭至賦白華之無缺庶清廟之微微非壽原之未翳

原誄後漢崔瑗實貴人誄曰若夫貴人天地之所留神造化之所殷勤華光曜乎日月才志出乎浮雲然猶退讓未嘗專寵樂慶雲之普覆悼時雨之不廣憂國念主不敢怠遑嗚呼哀哉惟以永傷重曰積善之家福慶長修身以壽道之常聖人之言義不虛修身獲報効莫疏令問不忘身猶存貴人雖沒遺德尊著于金石垂後昆



宋謝莊孝武帝宣貴妃誄曰律谷罷煖龍鄉輟曉照車去魏連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既闕悼泉塗之已宮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國軫喪淑之傷家凝實妣之怨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鍾萬其辭曰元丘烟煴瑶臺降芬高唐泄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宸軒處麗絺綌出懋蘋蘩修詩貴道稱圖昭言翼訓姚幄贊軌堯門展如之華寔邦之媛敬勤顯揚肅恭崇憲奉榮惟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社慶謁迎祥皇裔璿式帝女金相聯跗齊顏接萼均芳以藩以牧燭代暉

梁視朝書氛觀臺告祲衡總滅容暈翟毀衽掩采瑶光
收華紫禁移氣朔竽變羅紈白霜凝竽歲將闌庭樹驚
竽中帷響金缸暧竽玉座寒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
徒攀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而徑度旌委鬱於飛飛龍
逶遲於步步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霧涉姑繇而
環迴望樂池而顧慕晨轀解鳳曉蓋俄金山庭寢日隧
路抽陰重扃閉竽燈已黯中泉寂竽此夜深鑱神宮于
壤末散靈魄於天潯

原行狀梁江淹宋建平王建太妃周氏行狀曰竊闡侯
服之譽非黄冠所敷玉食之門寧皁衣所謎謀畏褒虚
美於君后被空名於鼎貴然昔有漢臣誄行晉史書德
者亦云實而已焉太妃誕異離之正和函雲露之中氣
凝采鬄歲貢章笄年若乃彤管女圖之學篆組綺縞之
工升降虔謙之儀柔靜嘉順之節莫不中道若性不嚴
而成故譽滿帷闥聲播軒殿

## 公主一

原案昔帝堯女有娥皇女英舜妹有敫手敫音歎又音黠舜女
有宵明燭光湯有帝乙歸妹即成湯妹周武王之女嫁于陳
故公主未有封邑之號至周中葉天子嫁女于諸侯天
子至尊不自主婚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

秦代因之亦曰公主史記云李斯男皆尚秦公主是也
漢制帝女爲公主帝姑爲大長公主帝姊妹爲長公主帝姑爲
後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蕃王其尊崇者加號
長公主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范蔚宗後漢書
曰章帝封東平憲王蒼琅琊孝王京女爲縣公主其後
安帝姊亦封長公主同於皇女封縣公主者所生之子
襲母封爲列侯後皆傳
國鄉亭之封則不傳
帝之姑姊並曰長公主自漢以來皆別置第舍府屬至
隋省府屬並見齊職儀及
復省初學記
唐神龍初又置府屬景龍末
晉唐制皇姑爲大長公主姊爲長公主女
爲公主皆封國視正一品太子女爲郡主封郡視從一
品親王女爲縣主視正二品　凡公主封有以國名者
郡國代國霍國是也有以郡名者平陽宣陽東陽是也
有以美名者太平安樂長寧是也唯明皇之女皆以美
名名之　宋制帝女封公主沿襲漢唐或以美名或以
國姊妹曰長公主諸姑曰大長公主至祖姑則或加兩
國政和三年蔡京爲相建議以爲不典始改爲帝姬以
二字易國名四字易兩國名自祖宗以降數十女皆追
加封冊至中興時始復初　宋初之制初被選尚者即
拜駙馬都尉賜玉帶襲衣銀鞍勒馬采羅百疋謂之繫
親又賜其家銀萬兩令辦聘財之數倍於親王聘妃主

出降賜甲第餘如諸王夫人之制而扇加四引障花燭籠各加十（文獻通考）遼聖宗開泰元年詔封皇女八人爲郡主以是知遼於公主恩典亦不輕矣　元制非勳臣世族及封國之君莫得尚主是以世聯戚畹者親視諸王然秦漢以來惟帝姬得號公主而元則諸王之女亦概稱焉（續文獻通考）　公主賜謚者明仁宗第四女德安公主早夭而最鍾愛特賜謚曰悼簡　世宗朝太師翊國公郭勛承恩請追謚高祖母永嘉大長公主特賜謚曰貞懿（弇山堂別集）

公主二



史記曰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諸公子由告歸咸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　列仙傳曰朱仲會稽販珠人也高后時獻三寸珠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珠四寸（詳珠）　漢書曰宣平侯張敖尚惠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既立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又曰周勃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迺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孝文女也勃子勝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　又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即位數年無子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獨

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甚忻賜平陽主金千斤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也　又曰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女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歲時再過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天子聞而憐之　後漢書曰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公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宋弘被引見帝令公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

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

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大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又曰實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穆子勳尚東海王彊女汎陽公主弟子固亦尚世祖女涅陽公主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又曰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矣是以難之

魏末傳曰何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明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不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妒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婦藏其子王宮中向使搏頰乞活之使者爲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

晉中興書曰臨海公主惠帝第四女羊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適值永嘉亂賣長城民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吳興太守問禮以聞於是殺溫及女適譙國曹統

臧榮緒晉書曰賈后二女宣華女彥封宣華弘農郡公主女彥年八歲聰明岐嶷便能書學諷誦詩論病困賈后欲議封女以長公主彥語后曰我尚小未及成人禮不用公主及薨謚哀獻皇女以長公主禮葬送

類聚

帝勅衛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胄婚

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又曰桓溫尚南康公主溫與
庾翼友善嘗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
以常壻畜之　宋書曰徐達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公主
子湛之字孝源幼孤爲武帝所愛初武帝微時常往新
州伐荻納布衣襖等皆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
衣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踰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
爲彭城王義康所愛義康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
致大辟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
臣節之禮以錦囊盛武帝衲衣擲地示上曰汝家本貧
賤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頓飽食便殘害

吾子邪上亦號哭湛之由是得全　太平御覽　宋世諸主莫
不嚴妒明帝每疾之湖熟令秦惱妻以妒賜死使近臣
虞通之撰妒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斆當尚孝武帝
女上乃使人爲斆作讓表曰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
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眞長
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避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
雪於北階何瑀關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
害於矇叟殷仲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
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夫螽斯
之德實致克昌專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

往絕嗣駙馬之身動罹讐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伏願照察特賜蠲停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翦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編示諸主以諷切之并爲戲笑按自王姬執婦道之風不見於後世後之公主皆庸奴其夫晉人已有無事取宮府之說至六朝而其敝尤甚南史王誕傳載辭婚表雖戲笑之言然亦當時實事也後魏道武引崔容講論漢書至婁敬說高祖欲以魯元公主和親善之嗟歎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於他國而朝臣子弟良族美彥不得尚焉文獻通考梁溧陽公主簡文帝女也年十四有美色侯景納而嬖之大寶元年三月請簡文禊飲于樂游苑上還宮景與主共據御牀南面坐梁書唐李商隱詩溧陽公主年十四

陳書曰蔡凝美容止博學有詞章以名家子選尚義興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嘗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太平御覽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德言謂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豪家儻情緣未斷猶期再見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及陳亡主果歸楊素德言訪于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高大其價德言引至旅舍言其故出半鏡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主得詩悲泣不食素知之召德言至還其妻命

主賦詩口占曰今日何遷次新官是舊宮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古今詩話　唐書曰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妻就位而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備婦禮者自珪始也　又曰貞觀中長樂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初生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公主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天子之女爲公主既加以長即是有所尊崇無容踰越上然其言　又曰太平公主初降駙馬薛紹被誣誅死則天殺武攸暨之妻以配主焉主多權略則天以爲類己每與謀議神龍年與誅張易之進號鎮國太平公主元宗靖內難公主又預其謀尊立睿宗頻著大勳益尊重每日奏事坐語移日軍國大政事皆參決如不朝謁即宰臣就第議其可否由是益驕恣田園徧於近甸貨殖流於江淮時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門先天二年以異謀賜死　又曰唐建隆元年勅公主置府近有勅總傳其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鎮國太平公主府即宜依舊時秦楚客奏記魏元忠曰幕

府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府并開府建僚崇置官秩若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而抑陽也　又曰安樂公主性慧敏容質秀絶中宗韋后愛寵日深恣其所欲奏請無不允許恃寵驕縱權傾天下自侯王宰相以下除拜多出其門所營第宅并造安樂佛寺擬於宮掖城西造定昆池延袤數里再降武延秀死韋庶人之難（太平御覽）肅宗女和政公主下嫁柳潭安祿山陷京師寧國公主方鬋居主棄三子奪潭馬以載寧國從明皇至蜀鄜步日百里潭躬水薪主躬爨以奉寧國從明皇至蜀鄜千仞反潭率折衝張義童等殊死鬬主彀弓授潭潭手



斬賊五十級平之至代宗初立主屢陳人間利病國家盛衰事天子鄉納　（德宗時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名茂宗爲左衛將軍許主下降蔣乂時爲右拾遺上疏以爲從未有奪喪尚主者繆籥典禮違人情不可爲法帝令中使諭之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爲婚不少對曰俚宅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毋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嫁不爲晚請茂宗如禮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堪亦上章以爲不可帝迂其言促行前詔

然心嘉又有守唐書通鑑先是公主見舅姑拜之婦不荅德宗命禮官定公主見舅姑及嘗諸父兄姊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姊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

先是尚公主者皆取勲戚之家唐憲宗始命宰相選公卿子弟諸家皆不願惟杜佑孫司議郎杜悰不辭遂以悰尚岐陽公主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二十餘年人未嘗指為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屈服奏即納之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肅然不聞人聲山堂肆考唐書曰悰入為工部尚書判度支會公主薨悰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珏曰此駙馬都尉皆為公主服三年故悰不得謝帝矍然始詔杖而暮著為令初文宗欲以眞源臨眞二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邪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杜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名見禁中拜著作郎中立尚眞源長公主宣宗選于琮尚永福公主事忽中寢丞相上審聖旨上曰此女子近因與之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性情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許別尚廣德公主天中記懿宗咸通中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優人李可及有寵為帝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襚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

聞者皆涕下舞閥珠寶覆地帝以為天下之至悲也（唐書）

宋太宗女荊國大長公主真宗時下嫁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聞密以兼衣寶帶器幣助其為壽明道間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欲馳視之左右曰須得報乃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纔五六人帝聞遽命內侍督諸縣遣兵以衛主車其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　主善筆札喜圖史能為歌詩尤善女工之事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視他子與己出均及病目帝挾醫診視自后妃以下皆至第候問帝親舐其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嬰斯疾邪　仁宗女兗國主幼警慧性純孝帝嘗不豫主侍左右徒跣籲天乞以身代帝隆愛之帝念章懿太后不及享天下養故擇其兄子李瑋使尚主瑋朴陋與主積不相能主中夜叩皇城門入訴瑋惶懼自劾諫官王陶論宮門夜開乞繩治護衛御史又共論主第內臣不謹帝為黜都監梁懷一輩十餘人後數年不復協詔出瑋於外主降封沂屏居內廷久之復名為駙馬都尉如初　王師約功

臣王審琦曾孫也少習進士業英宗欲求儒生爲主壻名克臣諭旨師約(父克臣時爲工部侍郎)令師約持所爲文至第明日獻賦一編即坐中賦大人繼明詩遂賜對選爲駙馬都尉尚徐國公主面賜玉帶又賜九經筆研勉之進學

魏國大長公主英宗第二女母宣仁后也神宗立進舒國長公主改蜀國下嫁左衞將軍王詵詵母盧寡居主處之近舍日致膳羞盧病主自和湯劑以進帝厚於姊妹故主第池籞服翫極其華縟主以不得日侍宣仁於寶慈宮居常悒然(宋史)徽宗重和五年詔神考治平間親灑宸翰以王姬下降躬行舅姑禮革去歷代沿習之弊以成婦道以風天下於是崇寧大觀以來詔有司講求典禮繼頒五禮新儀著爲永法(文獻通考)遼聖宗女

越國公主景福初封秦蜀國長公主適蕭孝忠姿質娟秀禮法自將(遼史)道宗女齊國公主進封趙國適蕭撻不也不也坐昭懷太子事被害其弟訛都斡欲逼尚公主以訛都斡黨乙辛惡之未幾都斡以事伏誅天祚幼乙辛用事公主每以匡救爲心竟誅乙辛大安五年薨(遼史)明太祖長女臨安公主洪武九年下嫁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子祺是年始定尚公主禮(續文獻通考)洪武十九年勅駙馬都尉梅殷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事

務勑曰兩駙馬都尉梅殷幼承家教長能篤學精通經史頗有才華雖乃武臣之裔堪爲文儒之宗今特命汝提督山東學政作養人才兼理地方等處事務

寶慶公主高帝幼女也文皇既定京師俾仁孝皇后女之年十九下嫁駙馬都尉趙輝資賜比諸公主特厚時仁宗在東宮特令送之至邸亦殊典也 俞山堂別集

公主三

原 歸妹 降嬪 應劭曰風俗通曰易稱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尚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注云降下也嬪婦也 節義 肅雍 後漢書曰鄧晨初娶光武姊元及漢兵起晨將會賓客棘陽漢兵敗姊亡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帝感悼姊沒於亂追封謚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縣西毛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謂平王女嫁齊侯也 金根

貴人長公主銅鏤 公 賜金 獻珠類聚 常山 沁水 魏收後魏書曰金根車公主封君皆得乘之但右銅鏤飾而已 續漢書曰卑約主公主画銀鏤夫人並詳

陸明之風望端雅尚獻帝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公初與穆氏琅琊長公主並爲女侍主奉姑有孝稱神龍初後漢書曰鄧晨房子侯帝感悼姊沒於亂追封中 後漢書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爲皇后憲特宮掖聲勢遂以賤貞請奪沁水公主園 金鄉

蘭陵 上詳類聚 魏收後魏書曰劉暉字重昌正始初尚蘭陵長公主孝明第爾 清河

臨海 魏略曰初植卞到官名關東單將從官名關東單將因主謝帝關吏以聞帝乃留其自念有過宜當謝帝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曰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私通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閒之不絕有詔外人待長公主天下大亂敦將還臺悉以兵配主嫁時婢百餘人金寶一時棄捐給將士金寶一時棄捐 鄂邑 養



同姓主 列侯尚 上詳前敘應劭曰風

帝子之渚　史記天官書曰帝子降于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王逸注云

帝子　女也

光豔　諧

蕭寶夤尚南陽長公主合有年而激事不替寶夤嘗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

唐書曰安樂公主下嫁武崇訓光豔動天下

後魏書曰

將行冊禮翰林學士胡宿諫曰陛下昔封兩長主未嘗冊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唐順宗女漢陽公主永貞元年與諸公主皆進封時戚近爭爲奢詭事主獨以儉文宗尤惡世流侈因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褻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時辭宮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織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內外相矜狃以成風若陛下示所好於下誰敢不變帝悅詔宮人視主衣製廣狹靡主嘗誨諸女曰先姑有言吾與若皆帝子驕盈貴侈不可恃不取門閫議選尚既不出閤諸女嫁不時而



俗通曰列侯尚公主國人尚翁主以妻制夫陽屈於陰爾

妻單于　嫫昆莫　漢書曰單于問妻敬曰陛下誠能以嫡公主妻之送厚繒夷必慕以爲閼支生子必爲太子豈曾聞外與大父抗哉萬年公主誄曰秀出紫微日輝月朗藏榮緒

爲子　詳類聚　漢書曰林慮公主昭君貴安公主林慮困病昭君尚武帝女夷死罪帝許之林慮公主傅母繫獄廷尉上請左右爲前入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日驕醉殺主傅贖陛下許之帝曰吾姊之垂涕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因姊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

董宣　和馬　高穆　破車　詳類聚　魏收後魏書曰高道穆爲御史中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其車公主深以爲恨泣以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人下天孫之津降

選尚皆由中人厚爲賄謝乃得遣李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愼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卦縣主令有司取門閥者配焉

公主母賈貴妃早薨帝無子公主生而甚鍾愛年及笄詔議選尚宰臣請用人尚主遂取周震炎廷謝日公主適從舅內窺見意頗不懌帝微知之乃罷

## 代翟車 乘寶輦

趙國公主下嫁魏博田緒之德宗幸春亭臨餞獻翟車敕不可乘以金根車代公主出降乘金根車自主始杜陽編云同昌公主下降乘七寶步輦四中間辟邪瑞麟金鳳諸香皆異國獻也

## 梅花妝 羽人服

翰苑新書曰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梅花妝

唐書曰唐明皇女壽安公主孕九月而育帝惡之命衣羽人服

## 鐵簪 玉釵

山堂肆考曰唐漢陽公主下降有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製或有得於金陵者因以獻公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主晝寢夢綠衣奴致語果笑不奉詔

## 晉陽蚤慧 玉眞去號

唐書曰太宗晉陽公主文德皇后所生未嘗見喜慍色帝有所怒責必伺顏徐徐辯解宮人多蒙其惠莫不譽愛后前時主始孩不之識及五歲經后所游地哀不自勝帝諸子唯晉王及主最少故親畜之王每出閤送至虔化門泣而別王勝衣班于朝主泣曰兄泣何為主曰兒不忍別帝亦為流涕主臨帝飛白書下不能辨蘗年十一帝閱二旬不常膳日數十哀悶今與輩兒同列不得在內乎帝亦為動容

又曰玉眞公主皆為道士進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師大寶三載上眞公主睿宗女也字持盈與金仙公言曰先帝許妾拾家宅府明皇不許主固請入數百家之產延十年之命帝和主意乃許之

## 公主峰 望鄉館

述異記曰公主峰在華山中漢末王峰今有朱頂一隻傳云公主所化仙至今嶺上有朱頂南陽公主避莽亂於此峰學道後得昇仙

東政南陽公主避莽亂於此峰學道後得昇仙

追之不及故留一履以示之潘安仁有公主峰記又曰晉永嘉亂既渡江諸公不得隨去安陽平城二公思

主奔入兩河界悉為民家妻常快快不樂有故鄉之村民感之共築一臺以居之謂為公主望鄉之館至今

喟然王朗懷舊賦云將出塞之臺公主望鄉之館劉敞學問淵博天文地志皆究知大略嘗夜視鎮星謂人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然則生女後數月兩公主生蜀志曰昔蜀帝生公主十餘人皆陳氏乳養陳氏攜幼子以宮禁出外六歲其子以公主思公主遂陳氏入宮有憂色公主詢其故陰以實對公主遂托幸於廟為名期與子會公主入廟子睡沈公主幼時所弄玉環附之子懷而去子醒見之怨氣成火而廟焚也

## 參佐命　鍾壽考

唐書　玉環解　宋史曰仁宗時鎮星生公主下嫁柴紹高祖兵興紹謁道南山亡命以應帝勒兵七萬人奔鄠發家資招之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武德六年太宗更封令德景行仁宗皇帝壽考如此乃仁宗甚敬之曰長主壽考如此深仁厚澤提以鍾慶於長主及嘗年八十六

公主四

## 尚主之制　荀悅曰尚主之制陰加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　分國之榮

敢不敬　重封　公主有家令門尉其有賜重封者張晏曰重封益祿也臣瓚曰增封飾古曰重封謂加二等號曰　雜令諸王公主及宮人不得侵事帳內邑司如等在市興販及邸店沽賣者出舉

出降　和親　王姬　帝女　金枝　華李　華如桃李

## 周制車服不繫夫　周制天子之女下降於王侯車服不繫於夫下王后一等　魏志公主有家令僕丞行夜督郵

## 未嫁教於公宮禮　封邑亦置官屬　漢書　彼月斯望　在鈞維繙　詩曰天子之女如月之在望詩言以繩釣魚若齊侯之子娶平王之孫也　公孫私通　漢公孫賀字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　董

偃寵遇董偃與母會珠於館陶公主家後爲公主寵遇

史 乘龍下降 隨鳳上昇 帝子鼓瑟於湘水娥皇也

仙人吹簫於秦樓弄玉學吹簫而鳳凰至遂昇仙而去

恭正匹 漢書騶馬尚公主也 義絶傍私虔 棠棣之華桃李之色詩皆天子之女容也

主第宅也 築館於魯春秋

曰發女織女天孫也

太主漢焉曰太主公主稱也 天孫史記

公主 翁主 山堂肆考曰漢制天子以列侯尚公主諸王以國人承翁主注云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公主別立舍第今列侯就主第奉事之故曰尚諸王女則令國人來承事之故曰承而已天子尊令諸侯阿妹諸王卑自主之故曰翁主 開府 太平長寧安樂宜城新平長公主皆開府置官屬 歷封六國宋史曰唐國長公主神宗第三女也初帝念韓琦功德欲與爲婚姻故哲宗緣先帝意以主降琦子嘉彦

歷封溫曹冀雍越燕六國 主家令 文獻通考曰後魏平陽公主薨太常博士常景曰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制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居盧制服所以立家令者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且男子之爲臣古禮所未載今朝所未議乃寢 主邑丞 唐書曰睿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費鉅萬諫者交疏不止唯竇懷貞勸成之上衮而討校凡木雜廁之射護役作弟雖鑒諫之曰公位刑工匠間使海內何所瞻仰乎不答督繕益急時語曰前十如邑官屬也先是中增爲阿奢懷貞奏請轉自署皇后阿奢故云

唐詩 唐李嶠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曰別業臨青甸鳴鑾降紫霄長筵鶴鶩集仙管鳳凰調樹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遥承恩咸已醉戀賞未還鑣 崔湜長寧公主東

莊侍宴詩曰沁園東郭外宸駕一遊盤水榭宜時涉山樓尚晚看席臨天女貴林接近臣歡聖藻懸辰象徵切仰觀　李適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曰鳳樓紆睿幸龍舸暢宸襟歌舞平陽第園亭沁水林山花添聖酒澗竹繞薰琴願奉瑤池駕千春侍德音　李乂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曰紫禁乘雷動青門訪水嬉上台鱣室慶仙女鳳樓期合宴簪紳滿承恩雨露滋北辰還捧日東館幸逢時　又奉和幸長寧公主莊詩曰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園中好物華地出東郊迴日馭城臨南斗慶雲車風泉韻繞幽林竹雨霽光搖雜樹花已慶時來千億壽還言日暮九重賒　徐彥伯奉和送金城公主詩曰鳳屋憐簫曲鸞閨念掌珍羌庭遥築館廟策重和親星轉天河夕花移海樹春聖情悽送遠留蹕望行塵閽朝隱奉和送金城公主詩曰甥舅重親地君臣厚義鄉還將貴公主嫁與褥檀王鹵簿山川閒琵琶道路長迴瞻父母國日出在東方

冊文唐孫逖冊信成公主出降文曰維開元二十五年月日皇帝若曰於戲易著于歸詩稱下嫁所以正風化厚人倫也咨爾信成公主淑慎由衷聰明形外訓以師氏顧詳環珮之儀修其婦功更習紘綖之藝日徵先

近年及有行宣錫徽章俾膺茂典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禮冊爾其光昭闡德弘長國風無怠厥心永綏介福可不慎與　冊臨晉公主文曰古之帝女下嫁諸侯以正婚姻之大綱昭肅雍之令德咨爾臨晉公主蹈和成性體順爲心頗協生知之敏更承師氏之訓柔明益著淑慎攸彰兼四教而不違勤六行而無斁近日云吉嘉禮有期宜穆彝章載光冊命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禮冊爾其克遵法度用廣徽猷發明闡德垂範於後可不慎歟　劉禹錫擬公主冊文曰桃李發詠雲日連輝禮秩克柔肅雍載美築館大國建號名邦乃蹈通規用光

懿範咨爾長女金枝寵慶玉質輝奇蘊異體和含章挺秀柔順懿德幽閑可貞已及初笄言從下嫁主之以同姓叔父配之以貴族聞人式遵舊儀錫是土宇是用命使某官某持節冊命爲某公主於戲何彼穠矣詩之國風蓋美王姬能成婦道爾其克念以敬所從無忝休命不其猗歟

制唐蘇頲封皇第二女常芬公主等制曰黃門之女皆封先王之制第二女等慶黜霄漢體自穠華嘗閱禮於后庭必聞詩於師氏朕撫臨億兆憲章古昔俾裂河山之賦用酬湯沐之恩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元稹皇

第七女封公主制曰門下長女等抱子弄孫之榮貴賤之大情也朕以四海奉皇太后於南宮問安之時諸女侍側參斯之慶上慰慈顏鴈鳩之仁內懷均養雖穠華尚少出閤未期而湯沐先施分封有據宜加美號以表令儀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白居易皇第十二妹等四人各封長公主制曰勅古者帝子下嫁必使王公主焉近代或有未笄年而賜湯沐者亦加公主之號以寵重之第十二妹等先皇帝之子也比朕之子宜加等焉故當幼年各封善地咸命爲長公主未及鞶降先開邑封所以慰太后慈念之心表先帝肅雍之訓亦欲使吾孝



理之道敦睦之風自骨肉間以及天下可依前件　蔣伸封盛唐公主制曰門下展親外館則必待年廣愛中閨宜先啓邑第七女祥開銀漢秀發金枝孝敬生知柔閑早稟克奉姆師之訓每遵詩禮之文法度自持穠華益茂爰申彝典載錫嘉名俾承湯沐之封式示邦家之慶可封盛唐公主備禮冊命

原　碑魏温子昇常山公主碑曰啓泰微之層構闢閶闔之重扉據天下以爲家邑率土而光宅然則昆山西峙爰有夜光漢水東流是生明月公主稟靈宸極資和天地芬芳有性温潤成質自然祕遠若上元之隔絳河直

置清高類姮娥之依桂樹令淑之至比光明於宵燭幽
閑之盛匹穠華於桃李託體宮闈而執心搖順婉然左
辟率禮如賓舉華燭以宵征動鳴珮而晨去致肅雍於
車乘成好合於琴瑟立行潔於清氷抗志高於黃鵠停
輪表信闔門示禮終能成其子姓貽厥孫謀而鍾漏相
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樹奄辭身世從忽妃於
伊洛遽捐館舍追帝子於瀟湘銘曰龍轡莫援日車遂
往奄離形神忽歸丘壤祖歌薤露出奏巫山永厝中野
終掩窮泉蕭瑟神道荒涼墓田松檟徒列琬琰空傳

原 墓志 宋謝莊豫章長公主墓志銘曰稟申樞之照體
星軒之華肅恭在國掖庭欽其風恪勤衡館庶族仰其
德神葉靈條爰自帝堯文信啓曾肇京于楚宵燭載照
娥英是從婉娩絺綌優柔肅雍蘅蕙有寶金碧不居泉
庭一夜里館長蕪 齊王融永嘉長公主墓志銘曰作
儀阿媛取儷漢妃相金陋質穠李慚輝肅穆婦容靜恭
女德顧史求箴披圖問則慶善都喪與仁冥默宵燧亡
明曉挽已聲松門嚴闕泉帳寒清悠哉白日鬱彼佳城
謝朓臨海公主墓志銘曰長發有祥瑶臺乃構元鳥
歸飛北音斯奏聿來徐土禎符爰授帝體靈柯穠華以
秀飾館東魯言歸景族有教公宮無繫車服既肅簪珥

亦崇湯沐率禮衡門降情雲屋彼月斯望在釣維緡瞻
須酌景望燭齊神霾華崑岫滅采上春慈纏雲陛悲動
外姻鬱彼崇芒瞦然城輦輅翟按轡龍旂徐轉　又新
安長公主墓志銘曰氛氳長發時惟睿文誕茲明淑玉
振蘭芬譽宣女師德侔高行肅穆嬪風優游闈正撫事
成箴臨圖作鏡如何冥默方春委盛

梁　誄魏陳王曹植平原懿公主誄曰俯振地紀仰錯天
文悲風激興霜霧雪雰凋蘭夭蕙良幹以泯於惟懿主
瑛瑤其質協策應期含英秀出岐嶷之姿窅朗寔責生
在十旬察人識物儀同聖表聲協音律驥眉識徃俛瞳
知來求顏必笑和音則該阿保接手侍卿充傍常在襁
抱不停第牀專愛一宮取玩聖皇何圖奄忽罹天之殃
魂神遷移精爽翱翔號之不應聽之莫聆帝用吁嗟嗚
呼失聲嗚呼哀哉憐爾早沒不遂陰光改封大郡惟帝
舊疆建土開家移邑蕃王緄瑱惟鮮朱芾斯皇國號既
崇哀爾孤獨配爾名子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銀艾優渥
成禮于宮靈輀交轂生雖異室沒同山岳爰構元宮玉
石交連朱房皓壁鳞曜電鮮飾終備備法生象存長延
繕修神閨掩扉二柩並降雙魂孰依人誰不沒憐爾幼
微阿保激摧聖上傷悲城闕之詩以日喻歲況我愛子

神光長滅扃關一闔曷其復晰　晉潘岳南陽長公主誄曰昔唐女嬪嫣書敘釐降之美周姬適齊詩詠肅雍之歌漢之新野以節義垂號千載伊晉之獻主以聰明睿智考終定謚茲可謂母儀純備邁蹤古烈者已惜乎不永背世湮沈爰託素旂式章徽音主之誕育既篡洪胄德之休明亦固天授思心婉孌淑質純茂母儀不忒内則靡疚肇自弱笄有馥其芬言告言歸作合于荀在貴思降處逸能勤上虔諸姑下接支嬪内諧閨閾外和族姻終温且惠淑慎其身積善餘慶啓茲名嶺厲以惠肅誨以柔順主實體化不言而信二子遵式匪嚴而峻於穆獻后奕代熙盛重作大司黎牧火正國之仁姑家之慈母天道輔賢宜享遐壽如何短命曾不華首寢疾弗興繁榮權朽嗚呼哀哉容車戒路祖奠在庭騑驂躊躇踏服馬悲鳴皇輿親臨望旗失聲列辟咸起灑淚霑纓嗚呼哀哉既次墓門降柩升輔靈衣從風素幕生塵明燎守夜竦絣俟晨嘷嘷嘷遺嗣煢煢孤臣號無廢音涕不輟巾　又皇女誄曰厥初在鞠玉質華繁元髮儵曜蛾眉連娟清矑橫流明眸朗鮮迎時夙智望歲能言亦既免懷提攜紫庭聰惠機警授色應聲齠齒其進好曰之經辭合容止閑于幼齡猗猗春蘭柔條含芳落英彫矣

從風飄揚妙好弱媛窈窕淑良孰是人斯而罹斯殃靈
殯既祖次此暴廬披覽遺物徘徊舊居于澤未改領膩
如初孤魂遐逝存亡永殊嗚呼哀哉　左九嬪萬年公
主誄曰昔滿衣早智周晉夙成咸以岐嶷名存典經猗
歟公主在幼克哲方德比齒有邈先烈何德之盛而年
或闕何華之繁而實不結雨墜風逝形影長滅赫赫京
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篤生公主誕膺休禎
秀出紫微日暉月明既睇豔姿徽音孔昭盼倩其媚婉
曼其嬌寵玩軒陛如瓊如瑤雖則弱齒雙德兼苞五福
所集聞之先民積善鍾慶恬德輔仁宜終淑美光暉日

新云何降戾景命不振熠熠榮曜英猗始芳何辜於天
猥遇降霜煢煢稚魂飄飄遐翔於戲何辜痛茲不福生
而何晚沒而何速酷矣皇靈謬哉司祿嗚呼哀哉日月
載馳白露凝結自主薨徂奄離時節言凶垂邈存亡異
制將遷幽都潛神永翳嗚呼公主魂豈是綏岌岌靈輀
駿駟騑騑挽僮齊唱悲音激催士女獻歔高風增哀一
日不見採蕭作歌況我公主形滅體訛精靈遷逝幽虵
中阿言思言念滫淚滂沱嗚呼哀哉

儲宮部太子

太子一

原周易曰黃離元吉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王弼注曰兩離相續明之義也）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世子也（藝文類聚）韓嬰詩外傳曰五帝宮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已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文始見文王世子之制（初學記）禮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

太孫　太子妃

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又曰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　又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學以齒於學之謂也其一知父子之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故學爲父子焉君臣焉長幼焉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白虎通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祕於外者尊師重



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禮有來學不問往教也　賈誼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尚書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鹽津之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又曰太子發升於舟中流白魚入於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左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　春秋外傳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龍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

太子晉諫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隳山不崇藪不防川
不竭澤靈王不從　又曰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太子
之語高於太山願聞一言太子曰吾聞太師之來喜而
又懼汝知人年長短吉凶也師曠曰君色赤君聲清火
色不壽太子曰然却後三年吾上賓於帝汝慎無言殃
將及汝太子時年十五後三年而卒　史記曰厲王出
奔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乃圍之召公以其子
以代太子太子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
四年厲王死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
宣王也　藝文類聚　白虎通曰何以知天子之子稱世子春



秋傳曰王世子會于首止是也何以知天子之子稱太
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是也或云諸侯之子稱世子
則春秋傳云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
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
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代咸因之　初學記
史記曰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諫爭未得
堅決張良爲畫計曰顧上不能致者商山四人今能無
愛金欲使太子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四
人至侍太子入讌年皆八十餘眉鬚皓白衣冠甚偉上
怪問之四人各以名對帝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常避逃

我今何從吾兒遊四人去上目送之指示戚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可動矣　漢書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爲武帝　又曰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閭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好儒　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立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



愼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　東觀漢記曰建武時天下墾田不實詔下州郡檢其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頯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抵言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明帝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妨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帝令詰問乃首服如顯宗言　又曰孝明皇帝世祖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爲貴人故

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爲東海公三歲進爵爲王幼而聰明叡智容貌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慮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睦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後立爲皇太子　後漢桓榮傳曰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問湯本師爲誰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入侍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　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高



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不可言因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後無幾立爲太子　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生而愛之常令在左右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讌會同與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

吳志曰孫登權長子也立爲太子選置師傅詮簡秀士以爲賓友諸葛恪爲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爲四友於東宮號爲多士登鎮武昌或時獵當由徑道常避遠良田不踐苗稼至所憩止又擇空閑之地不欲煩民　王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爲世子文

帝問裴秀人有相否秀曰中撫軍立髮至地手過於膝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　又曰愍懷太子名適少聰慧帝愛之六七歲時帝夜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閤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當親近火光令人照見　世說曰晉明帝數歲在元帝處坐時有人從長安來帝謂曰爾言長安遠日遠明帝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從日邊來日固宜遠帝大嗟賞明日羣僚並集帝更問乃答云日近帝失色乃謂曰何以昨語異答曰出門見日不見長安衆莫不嗟歎



曰北魏主弘太子少傅崔光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即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令也於是光攝太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廷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衞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敢不服遂還

太平御覽梁昭明太子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慟絶武帝諭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强進飲粥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帝又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羸瘦我比更無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圯塞成疾應强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菓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　經濟類編曰太宗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當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當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　又曰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不免爲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絶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

過勿以爲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鑒造區夏
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
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
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　又曰
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
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
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眞守文
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唐書載恪善騎射有
文武才其母隋煬帝女也地親望高中外所向太宗欲更立恪長孫無忌固
爭而止由是無忌惡恪恪亦嶷中房遺愛謀反因遂誅恪以絶天下望恪臨刑呼
社稷有靈無忌且族滅呼曰

唐書曰太子弘仁孝未嘗有過而后將逞志弘奏請數怫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
宮遇酖薨天下莫不痛之詔謚孝敬皇帝　又曰節愍
太子重俊率李多祚等矯發羽林兵殺武三思崇訓并
其黨十餘人帝召右羽林將軍劉仁景等拒之兵敗死

經濟類編曰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
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
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
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
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又曰太
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

睿宗嘗密召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睿宗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眞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頃之睿宗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崇曰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睿宗悅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唐書曰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帝召宰相議欲廢之張九齡職頗怏怏惠妃謀傾太子帝不可惠妃密使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默然而止及九齡罷李林甫專政數稱壽王美以搖妃意惠妃又譖太子二王謀反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此陛下家事非臣所宜預帝意決乃詔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同惡均罪並廢爲庶人尋遇害天下寃之號三

庶人　又曰帝之爲太子也值太平公主搆逆左右悉持兩端凡宮中動止必以聞帝不自安會楊良媛方娠密語侍讀張說身且不保奈何盲子命掖劑以入密於曲室煮之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由是三煮盡覆以告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爲肅宗　又曰肅宗在東宮李林甫陰搆不測太子內憂鬚髮斑禿後入謁帝見不悅因幸其宮顧庭宇不汎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叵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請取被庭衣冠子畀之詔可得三人而吳氏在其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劒決我脇而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爲嫡皇孫三日帝臨澡之孫體攣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留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　經濟類編曰建寧王倓既爲張良娣所搆肅宗怒而幽死又欲搖動代宗至德三載捷書至鳳翔肅宗召李泌於長安泌從容求去帝堅留之泌言五不可留肅宗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帝曰

建寧朕之愛子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耳泌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涕嗚咽臣今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帝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聰明孝友肯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肅宗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愕然曰安有是哉自是廣平始安　又曰鄫國大長公主適駙馬蕭升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德宗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婚德宗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德宗勃然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

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不復望其孝矣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鄜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間一日上開延英閣獨召泌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　唐書曰憲宗時惠昭太子



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崔羣爲澧王作讓表羣奏大凡已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爲太子帝從其議後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之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爲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　經濟類編曰後唐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蓋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下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吾其廢乎思權因勸

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贊贊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詰闕亦弗之罪及贊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脩撰張昭遠亦言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媚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唐主賞歎其言而不能用　又曰宋太宗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問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爲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府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又曰元侃既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帝肆民罷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　又曰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

詰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棬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宋史曰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范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章言之不報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



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脩撰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動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又因祫享獻賦以諷　又曰包拯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又曰仁宗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

六歲依違未之行至是韓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即英宗也



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　經濟類編曰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藥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及既終喪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王珪再拜

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賢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入宮　又曰英宗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頴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於後曰頴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淚文彦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宋史曰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而昭慈聖獻皇后自江西還行在后嘗感異夢密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會右僕射范宗尹造膝以請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選太祖之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發於至誠陛下為天下遠慮合於藝祖可以昭格天命高宗曰此事不難

行朕於伯字行中選擇庶幾昭穆順序而上虞丞婁寅亮亦上書言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高宗讀之大感歎紹興二年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至三十年立爲皇太子改名昚受禪爲孝宗

經濟類編曰孝宗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朝望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如初詔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讜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慰辭以彰殿下令德

又曰寧宗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家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在相位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

知其爲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苟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逾年復召二子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更名竑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後彌遠忌竑立貴誠爲帝是爲理宗也　又曰理宗家教甚嚴太子雖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二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例

遼史曰遼義宗名倍太祖長子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神冊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又曰太祖破忽汗城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爲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曰此地瀕海留汝

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倍作歌以獻倍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出　又曰後太祖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至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即位是爲太宗

又曰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爲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倍既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泰伯之名

立本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不如投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明宗以天子儀衛迎倍倍坐船殿衆官陪列至汴見明宗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拜懷化軍節度使鎮滑州至世宗即位（世宗倍長子也）謚讓國皇帝重熙二十年增謚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子孫也　又曰章肅皇帝小字李胡太祖第三子少勇悍多力而性殘酷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臥內曰是必在諸子下又嘗大寒命諸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

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篤愛之天顯五年立爲皇太弟及世宗即位鎮陽太后怒遣李胡將兵擊之至泰德泉爲所敗耶律屋質入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之李胡在側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重熙末更謚章肅皇帝　金史曰國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諳班勃極烈即帝位諳班勃極烈者漢語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濟安爲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濟安後謚太子　經濟類編曰金世宗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唐太宗又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又曰元太子眞金世祖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中薦中山王恂以輔之世祖以爲太子贊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啟稟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況兼領中書

樞密之政詔條所當遍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　又曰眞金初從姚樞寶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却之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齋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遂能邪人譖事孔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寢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愉即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爲此舉實動搖人心

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　又曰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爲諭德歸暘爲贊善張冲爲文學命脫脫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鄉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好文取經史集有關治體者爲書曰端本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今宋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龜鑑以進他日皇子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爲書曰大寶錄前代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即位之初中書及



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上曰元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齒未長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博通今古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　又曰太祖洪武元年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曰朕以延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江充之事可爲明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於是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傅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

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聽斷不明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　又曰太祖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　又曰上問太子近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偏說耳景帝爲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及爲帝又聽鼂錯之說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王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奪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　通紀曰太祖一日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　又曰成祖永樂二年冊立世子高熾爲皇太子命禮部尚書臺義兵部尚書金忠並兼詹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翰

林院學士解縉兼右春坊黃淮胡廣爲左右庶子兼侍讀胡儼楊榮爲左右諭德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左右中允初上議建儲武臣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爲不可上猶豫不定遂召解縉預議又密以問黃淮皆言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　奉山堂別集曰文皇一日召解縉至便殿屏左右問曰漢王英武類我太子不如也於汝意何如縉曰太子守成令主天下之本豈可輕動文皇默然縉出泄其語爲漢王所訴出爲交阯參議又三年請鑿章江水忤旨下獄久之竟以舊憾益死　明紀事本末曰成祖以文華寶鑑授太子

顧侍臣解縉等曰皇考嘗採經傳格言爲儲君昭鑒錄此書稍充廣之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法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　又曰上又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今日講官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遲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曰何以小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

朕喜其學問有進卿等其盡心輔之　又曰成祖巡幸北京敕皇太子監國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不必啟聞仍命褒義金忠黃淮楊士奇輔導監國　又曰永樂十一年上幸北京親征虜剌明年六月班師太子遣金忠等齎表往迎八月帝至北京以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遣使逮褒義黃淮楊士奇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褒義回南京黃淮先至北京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補太子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辭連溥等遂相繼下獄有白事者曰殿下知讒人乎太子曰吾不知知爲子耳　又曰太子監國時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搆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上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上諭曰人言東宮多失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即欲觀也濙至京師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之善退即記之勳臣某者語不謹侍衛梃之仍當陛曰奏有旨不問既退亟宣

侍衞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衞所以寬有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居稍久楊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澹讓辭謝曰方治冬衣未完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太子　通紀曰景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啖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爲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珂庶兄玹欲奪嫡陰謀使人殺珂罪發當死乃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將覆奏署名

王直不得已亦署奏上遂改封皇太子見深爲沂王而立見濟爲皇太子於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　又曰見濟疾甚殂鍾同手疏請朝南宮復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適章綸亦上疏陳脩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宜朝見於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疏入已晡時帝覽畢大怒曰已暝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衞即刻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

大臣并南宮通謀不伏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濱死卒無一語他及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容敕錦衣衛緩其獄　又曰憲宗成化六年七月皇子生（即孝宗也）母紀氏在御妻之列既有孕萬貴妃知而恚之百般苦楚胎竟不墮上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囑門官護視之至是皇子生母乳不足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哺之至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又曰成化十一年五月手勅禮部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擬奏先是悼恭太子薨禁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上心甚念之然慮為萬貴妃所忌至是



張敏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貴妃驚曰何不早令我知遂啟上即召見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動容出語矩度不凡上撫之大喜貴妃具服進賀召皇子母紀氏厚賜之遂令內閣擬名不稱旨上親名之徙紀氏居西內永壽宮禮數視皇妃中外聞之大悅十一月立為皇太子　又曰成化二十一年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朝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宣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

# 太子二

## 樹嫡　立長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三年有司奏正統承大業懼未能光祖宗之遺德至於建嗣樹嫡詔曰統嫡非所務也盧植奏事曰王后無子擇立長親年均以德德均決之以卜簽所以承先以卜簽所以承先海經曰無皐之山南望幼海郭璞曰幼海即少海也

## 幼海　少微

山海經曰荊州星占曰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儲君副主之宮十記位焉土色黃火之道順成其業故吉也

## 黃離　蒼震

易曰黃離元吉注曰離南方之卦離爲火之子又曰震爲長子又曰震爲蒼竹

## 天序　國貞

漢書可以承天序繼祭祀統金吾任宏持節徵詣下禮記詳類聚

## 儲貳　明兩

管中興書曰安皇帝太子諱克廣同乎大明兩烈宗長子也冊爲皇太子曰岐嶷表于載誕成是用命爾以登儲貳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祀主禮記曰遠廟爲祧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 守祧　主器

易曰游雷震爲長子崔憬古今注曰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盛德曰日重光月重輪星重輝海重潤

## 吞日　流星

翰苑新書曰漢景帝夢神女捧日而生武帝王世紀曰脩已見流星貫昴又吞神珠而生金史曰熙宗皇統二年生皇子濟安喜甚遣使馳報明德宮太皇太后宋史曰仁宗慶曆元年正月十四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大禹

## 剪髮　升榻

后五日命名大赦天下宋祁曰眞宗幼英姿睿表特異太祖愛之育於宮中嘗登萬歲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否對曰天命耳

## 生日　樂懸

明紀事本末曰景帝欲易儲語太后太后曰由天命英曰七月初三東宮生日也英頓首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太常定國家亦多故宰安之樂率由唐季世儲貳皆以樂爲教則陳金石以重其聲觀所文獻通考曰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協之律有虞典樂教胄子良冊拜宜設古制由元良冊太子有司言宜奏正安之樂率由舊章而禮廢樂缺至道始冊而禮樂典中外胥悅至天禧冊行百年矣儀注奏改正安爲明安之樂

## 御名　御字

通紀曰明

憲宗命禮部會同翰林院擬進太子名不稱旨帝自名之曰祐 宋史曰高宗紹興三十二年立伯琮爲皇太子改名昚命學士洪遵擬四字以進不稱旨御筆賜字元永

## 侍觀選擇

唐書太宗每視朝皇太子常侍觀決庶政訪求太祖後伯字行七歲以下者十人又擇二人中一肥一瘠乃留肥而遣瘠未出高宗忽云更仔細觀乃令二人手並立忽一猫至前肥者以足藏之上曰猫偶然而過何爲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邪遂留瘠而遣肥者瘠即孝宗肥者名伯琮

## 練歷

迎勞 宋史曰孝宗以恭王子而以其非次入繼大統乃欲立爲太子而後終於溫州都監

儲貳 孝宗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即自縱逸不勤於學浸有失德朕所以未建皆欲其練歷庶務周知古今庶幾無後悔耳七年上兩宮尊號禮成允文復以請孝宗曰明洪武二年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出鎮外藩卿宜討論前代典禮乃立光宗爲皇太子

## 合璧事類

正訪求太祖後伯字行七歲以下者十人又擇二人中一肥一瘠乃留肥而遣瘠未出高宗忽云更仔細觀乃令二人手並立忽一猫至前肥者以足藏之上曰猫偶然而過何爲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邪遂留瘠而遣肥者瘠即孝宗肥者名伯琮

## 練歷

迎勞 宋史曰孝宗以恭王子而以其非次入繼大統乃欲立爲太子而後終於溫州都監

儲貳 孝宗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即自縱逸不勤於學浸有失德朕所以未建皆欲其練歷庶務周知古今庶幾無後悔耳七年上兩宮尊號禮成允文復以請孝宗曰明洪武二年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出鎮外藩卿宜討論前代典禮乃立光宗爲皇太子

## 侍觀選擇

唐書太宗每視朝皇太子常侍觀決庶政

此乎顧中官賜之鈔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民窮如此亦動念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實太子曰民誠且死尚及徵稅耶汝速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臣且與六斗上自奏也及至京爲上言之上曰昔荒仲淹子猶舉麥舟濟父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

寶慶曲 黃臺辭唐閻於太清觀李嗣眞謂道人劉輔曰宮不召商君臣垂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國家無事太子廢下見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

前緣憧兒 漆室女魯書曰唐文宗莊恪太子稍事燕豫不節一循法又毋愛施楊賢妃方幸數譖之帝他日震怒欲廢之羣臣頓首諫御史中丞伏兼慕流涕固爭意稍釋然太子終不能自白其讒而行已亦不加脩也是年暴薨帝悔之明年置酒殿中有俳兒緣憧父畏其顛躓走憧下帝感動謂左右曰朕有天下反不能全一兒乎乃誅平日毀短太子者事詞類奇曰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隣婦謂之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女曰吾豈嫁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山 伊水 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堣山其上有人名曰長琴 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伊洛之間有道士浮丘伯接以至嵩山

桂宮 蘭殿 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初居桂宮漢武故事太子爲膠東王七歲立爲皇太子漢書曰東方朔神異經曰東方有銅柱銘題云天地長男之宮滿月七日皇太子會於元圃有冬賦詩

青宮 元圃 石爲墻面一門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上圃有仙人玉女

龍樓 雞戟 詳事

博望 宣猷 漢書曰衛皇后生戾太子集詩曰置酒博望苑延賓客

西池 東閣 徐爰釋問答有士酒宣猷庭擊鐘鼓沼濱鳧鷖

呼太子池或曰西池及東閣講堂並賦詩命王粲劉楨阮瑀應場等同作

崇賢 求福 陸士衡詩曰在昔蒙嘉運捷迹入崇賢假翼鳴鳳條澤足升龍泉

張融東宮舊事曰崇福門雞鳴戟十張

曰中庶子四人高帷待中若皇太子入宮與中書舍人各一人更日直永福坊　銀牓　銅扉上詳青宮注　漢書曰張晏注曰門樓上有銅龍許慎說文云扉戶也

## 宮　少陽　下壺議曰太子者二宮以東西爲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而爲禮　翰苑新書曰魏收撰東宮舊事太子宴會以梁簡文上昭明太子表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武后撰少陽政範賜太子賢　唐書曰　東朝　東儲　天中記曰潘岳詩曰奈與子繼緒東朝貳君彼東朝金昭玉粹　顏延年詩帝體麗明儀宸作斆齊文惠太子詩正位東儲善立名尚　又正體　儀宸　承華　韻林曰中宸天地交會之際儀宸太子居也　東儲方樹年德　香殿　別院　元史曰太子真金東宮香殿成　東事詞類奇也　漢宮殿名云太子門曰承華　工請鑿石爲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肉林酒池爾欲吾效之耶不許　唐書曰太宗嘗命太子治遊觀習射太子辭以非所好願奉至尊居膝下　宋太宗太喜乃營寢殿側爲別院使太子居之　元圃池



## 樂賢堂　事詞類奇曰梁昭明太子好士愛文築立亭館與朝士諸賢泛舟元圃池番禺侯軼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古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軼大慙　天中記曰劉孝綽掌東宮管記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琊王筠彭城到洽等皆爲昭明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中庭山堂肆考曰唐太宗貞觀中疾甚太子間日聽政於金外未全平詔太子監國

## 旬日一還　不令居外　漢書曰高帝詔太子曰汝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到雒陽宣布天下使明知朕意

## 洗門　既罷則入侍藥膳日一還東宮與師傅講論從之　宋史曰孝宗時寧宗當出閤兩宮愛之不欲令居外乃建第東宮之側遷焉已上太子居處

## 赤旄　黃麾　鸞旌　象轡　徐廣曰赤旄黃麾皆天子之旌也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鸞旌象轡又曰皇太子有大漆枕銀花東宮頌曰禮樂承軒典冊授庭命服唯九龍旗鸞子鹵簿有黃麾三年制太子安車乘象轡　續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輪青蓋畫幡五彩儲宮部二

## 枕　畫幡　張敞東宮舊事曰皇太子有銅羊一枚管自副　文　銅羊　金馬　銅水羊一枚管自副　吳志

曰孫登字子高權長子魏黃初二年立爲太子嘗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

建

九旗 舞六佾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石一建九旗青色四馬又曰皇太子大小會庭設三廂樂舞六佾

丹霞刀 彩虹劒 魏文帝典論曰年二月丙午魏太子丕造似丹霞又曰造百辟寶劒三其二曰含章彩虹其二曰流彩虹

元

服 執圭 唐書曰太子弘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嘗而廢卷曰所不忍及加元服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令有司草具冊禮有司言前代無太子執圭之文按周禮公執桓圭公即三公也晉制太子出會在三恪之下三公之上請如上公之制執桓圭從之

玉冊 金軺 宋冊太子冊用珉玉如乘輿之制而差損降元史曰世祖至元十年立眞金爲皇太子受玉冊詔曰仰惟太祖皇帝遺訓嫡子中有克嗣服繼統者預選定之是用立太宗文皇帝以紹隆丕搆自時厥後爲不顯立嫡遂啟爭端朕上遵祖宗弘規下協昆弟僉同之議立爾爲皇太子比者儒臣敷奏國家定立儲嗣宜有冊命此典禮也今遣攝太尉左丞相伯顏持節授爾玉冊金寶宋史曰孝宗乾道元年制立鄧王愷爲皇太子禮宮言皇太子朝謁太廟別廟當衮冕乘金輅設仗從之皇太子言承輅設仗雖有至道天禧故事非臣子所安詔免

賜印 夢實 明太祖文太子玉印文曰大本堂記成祖賜太子玉印宣宗即位時宣宗方爲皇太孫復舉以賜之

續儲位嘗重寶

青蓋車 朱明服 後漢山堂肆考曰唐明皇立忠王有中嚴外辦絳紗袍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改外辦爲外備絳紗袍爲朱明服乃從之已上太子以天下後益讓帝禹之子啟皆去益而歸啟曰吾君帝禹之子又曰周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

敬賢

周

夏啟 周誦 史記崩以喪禮

發　漢莊尚書中候曰文王慶伯昌考立發爲太子曰後恒稱太子發後漢書曰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生而豐下十歲能通春秋十九年立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尚書　魏志曰文帝諱丕武帝太子也建安十六年立爲魏太子丕貞固敏敎能鎭定大事何法盛晉中興書曰明帝諱紹字道畿中宗踐阼尊號爲皇太子東宮敬禮賢士昵近明德　晉子啟最長　雜奴仁懦合璧事類曰漢文帝時令縱不能博求賢聖有德是重吾不德也有司請早建太子詔曰豫建之以爲太子子乃許之下乃許之見前　宮使　押班　五代史曰後唐莊宗時豆盧革爲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爲宮使因以鄭宮爲興聖宮以太子繼岌爲使　眞宗天禧五年制依漢唐故事五日一受朝遇慶會皇太子押班　開封尹　中書令　宋史曰宋以太子爲開封尹元史曰元制以太子領中書令兼樞密院事已上太子位　原　四術　三善　禮記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

以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下詳類聚　玉裕　金聲　陸士衡侍皇太子宣猷堂詩曰茂德川流天姿玉裕顒顒令聞金聲　潘尼皇太子釋奠頌曰尊道讓齒降心下問響以金聲光以玉潤　五稱　三至　周語曰靈王太子幼而聰明晉興之三窮　下詳類聚　並詳　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五稱而至　並詳類聚　嘗藥　省膳　禮記曰太子朝夕至於寢門外問內豎言有疾則太子親齊元冠而問醫勸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愈乃飯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廂省視膳食　漢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嘗之　齒胄　問豎　禮記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又曰凡入學以齒下詳類聚　春誦夏絃　撫軍監國　禮記曰凡學世子學以時春誦夏絃太師詔之左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增　推讓　不凡　宋故事太子從宮部

善堂　一月再至中書省　宋史曰仁宗大中祥符八年封壽春郡王天禧元年兼中書令明年進封昇王九月冊爲皇太子四年詔九日一開資善堂太子乘肩輿入南鄉立聽輔臣參決諸司事　元史曰世祖嫡子眞金中統三年封燕王守中書令四年兼判樞密院事至元初省臣奏請王署勅每月必再至中書省　滅依字　測颿名　韋綬入侍讀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乎明皇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綬錦綵事詞類奇曰此宰相名意之崔琳等名覆以金颿會太子入帝謂曰非崔琳盧從愿予帝曰然賜太誰乎中且賜酒太子曰

## 誦詩無荒　寫經祈福

唐書曰順宗爲太子侍宴爲耀歌衆樂間發德宗歡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宋史曰神宗寢疾宰相王珪乞誦詩好樂無荒以對　早建儲又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首肯三月朔皇太后垂簾於福寧殿諭珪等曰皇子性莊重從學穎悟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爲帝祈福因出以示珪等所書字端謹珪等稱賀　毋持大心　知

子殿廬幄次班在宰相上宮禁稱臣眞宗爲太子皆推讓不受　宋史曰史彌遠以鄭清之兼魏忠憲王府教授使教宗室子昀清之焉清之曰教昀爲文又購高宗書俾習之昀之日詩文翰墨示之卑之不容口彌遠又問清之吾聞其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已熟大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賢已熟大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

## 藏書　善畫

遼史曰太子倍初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　又曰太子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灼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課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騎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

## 清內難　爲元帥

明皇爲臨淄郡王率萬騎兵入北軍討亂誅韋氏睿宗即位　肅宗討賊代宗常從於兵間至德二載以廣平郡王爲天下兵馬元帥　德宗爲太子兵馬元帥率朝方回紇等兵克復兩京　唐書曰廣平王爲元帥出師百官送於朝堂過闕而下步出木馬門然後復騎以宗實爲太子宗實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門有適嗣吾歸矣因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悵書數廚而已

## 關門步　肩輿入

經濟類編曰宋仁宗吾

五日一開資

有聖德　元史曰太子眞金受命巡海至冬還京間謂諸王札剌忽及從官伯顏等曰吾屬適有茲暇宜各懋乃心慎言所守俾吾聞之於是撒里蠻曰太祖有訓欲治身先治心欲責人先責已伯顏曰皇上有訓欺罔盜竊人之至惡一爲欺罔後雖出善言人終弗信一爲盜竊則事雖未覺心常惴惴札剌忽曰我祖有訓長者杪深必極其杪深必究其底皇上有訓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蘧壞吾觀孔子之語即與聖訓有合也至王恂陳說尤多宋史曰英宗既爲皇子愼靜恭默無所猷爲而天下陰知其有聖德

被服如儒生　沿途問民瘼　明紀事本末曰仁宗爲太子監國視朝之暇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如儒生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命夏原吉召太子太孫於京師太孫永樂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命夏原吉召太子太孫於京師太子過舊陽謁祭皇陵周步陵傍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之耆老進謁從容與語賜勞優厚手書付原吉與在京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備顧問

東宮二十年　監國二十年　唐書曰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不幸疾病亭國日淺　通紀曰明仁宗見星變



明日早朝罷召寨義及楊士奇謂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搆心之艱苦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泣然義士奇亦泣

涕泣上太子才德



問杜　禮荀　晉中興書曰杜夷字行齊爲儒林祭酒皇太子凡三至夷舍執經問義　魏志曰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曾　初元中立皇病獨拜於牀下

鄭書　劉易　漢書曰劉昆少學太子博士鄭寬以尚書授太子　續漢書曰陳氏易明帝爲太子以易入授

下賦　溫嶽　下蘭　讚太子賦曰窮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沈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奉讀無倦又獻晉中興書曰溫嶠拜太子中庶子數規諫論議甚有補益

二疏　四皓　漢書曰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疏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上疏乞骸骨上詔賜黃金二十斤太子又贈之送其行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也

四友　六傅　上詳類聚禮秩曰慈懷立下詳類聚晉公卿東宮乃置六傅省尚書文書關由六傅公以聞時號太子六友

師友　賓客

漢書曰疏廣字仲翁爲太子太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太子幼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上問廣廣曰太子國嗣副君師友必求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

西京雜記曰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也

端士正人　司過虧膳大之

者以輔翼之使與太子居聞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太子有過史必書其過而傳唐書曰晉王治爲皇太子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　宋史曰真宗初正儲位李至與李沆並兼寶客詔太子事以師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讀王禹講論經史輒相率拜之

游習　謙沖

山堂肆考曰太公爲康叔與游目不閱淫聲耳不聞嬉笑居不近庸邪及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



宋史曰李至等上表辭太子拜禮太宗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沖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

哲王師　名儒傅

唐太宗作帝範以賜太子又曰汝當更求古哲王以爲師詳上

翰苑新書曰後漢班彪上言皇太子宮闕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傅

不在學書　隨事規正

仁宗爲太子時太子諭德見其日誦數千言又稱太子書旦旦不輟卑於是邪張士遜又請太子不在學書旦曰太子不應舉選學士不在學書

元史曰贊善王惲辛太子嗟悼厚賜贈之顧謂左右曰王贊善當言必言未嘗顧惜隨事規正良多裨補今聞有其匹也

講官非正不陳　經幄日侍不出門紀

事本末曰侍講學士王達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譏否士奇曰講官非正不陳此不陳此本宋人胡瑗之說也太子曰然則常人得此乏亦舉此說邪士奇曰殿下此問甚善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其象人有象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太子悅

元眞金太子時侍經幄者如王恂白棟皆朝夕不出東宮

版

元史曰諭德李謙爽谷之奇嶷成閎理久熟方安之禮周無待於贊諭獨有澄原固本保守成業殿下所當留心敬陳十事而以正心爲要曰太子之心天下之本也太子心正則天下心有所屬人心有所繫矣唐太宗嘗言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不可勝言者殿下須嘗喚醒此心猶印版然版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

名惶恐

齋書贊善先生

唐書曰唐制太子致書三師必前後著名稱惶恐明紀事本末曰仁宗在東宮嘗手書與贊善徐善述言覽卿所爲文改詩甚善但今卿年老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弼予成一日册犯鱗觸諱之慮予今欲業惟望金石之言曰其一

喚醒此心

心猶印



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同日封進以廣琢磨春暖順時將息以慰予懷書函曰皇太子齋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者善述字也　已上太子輔翼

## 太子三

成業

漢書曰太子繼體之成萬世之業　長男東朝乾慶之長男　元子

成王顧命　鳳笙

敬保元子　太子晉吹鳳笙於洛濱

鶴禁

漢宮闕疏曰白鶴太子所居之地凡人不得輒入故云鶴禁也

作樂

山海經曰祝融生太子長琴是時處搖山之樂也

吹銅

大戴禮曰古者生太子太師吹銅而御戶注銅律也吹之以和氣

抗法

成王幼而不能莅祚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與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喜頌

漢太子喜王褒甘泉及洞簫頌太子令左右皆誦之也

七齒

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弧矢

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

拜太傅

好儒術

後漢章帝立爲太子寬仁好儒術顯宗器重之

晉賀循字彥先世爲儒宗除太子傳命皇太子親往拜之　教以禮禮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　諭諸德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也

太子出會晉太子出會在三公上也　羣臣見儀晉尚書符問王公以下見太子儀及所服國子博士車牛議議朝臣宜朱褠幘拜則案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慶太子稱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十壺謂宜稽則漢魏闕朝同拜其朱衣冠冕唯施天朝宜褠幘而已　輔翼歸道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　監撫朝議多同　餘閒文選序　作祺祝　生甲觀漢書成帝紀曰甲者甲也萬物孚甲而生也而應氏丙殿此其例也　丙甲觀書堂顏師古注曰丙之言炳炳明也萬物皆炳然而明也丙地謬矣畫堂但畫飾耳北堂書鈔　搖本漢高欲廢太子叔孫通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不安奈何以天下為戲　亂本傳嬖子配嫡亂之本也

不安七發曰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　不樂漢太子體不安忽忽不樂詔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平復乃歸　思子之宮　歸來之臺　白帖漢戾太子死後武帝思之作思子之宮歸來望思之臺欲其魂歸也　太子君之貳　太子國之棟國語　記過之史　徹膳之宰大戴記　太師持銅　太宰持升大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　升西階　見南郊書漢　命膳宰　報至尊語林　春夏學干戈　秋冬學羽籥　妙思六經　逍遥百氏魏志　潛思書籍魏志　遊談莊老王隱晉書　安車班論漢書　輿輪徐動　娛侍朝夕　入侍諷誦　兼資敏達東觀　先習教訓魏文　義德允休　聽亮雄斷世紀

一日之長 魏文帝 聽允之德 薛瑩漢書 恭敬而溫文 教喻而德成 並禮記 行不正履 不脫冠帶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 漢書 天地降祥儲君應祉 太子仁孝天下皆聞 並漢書 從者文學託乘後車 魏文 文帝得立喜抱辛毗頸而喜 辛毗世語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辛毗頸而喜曰君知我喜否毗以告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 慶由一人萬國作喜 曹植 寬惇謹慎文詞博敏 漢書北堂書鈔 至孝自天性與道合 聰敏慧悟機思若流 沉毅好斷理詣自幽 疾諛亮物雅悅直言 好學愛賢不恥下問 英姿邁古藝業超時

虛襟恭讓尊師重道 長史李績言太子大德有八 選重師保慎簡宮僚 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 唐元稹教本 帶刀枚葅醬一合 汝昭明 名高盛古經濟類編曰唐昭明太子 輕財好施勤恤民隱 慕容儁司徒左長史 昔作上士時 道契生知 梁昭明太子 常所食也 元稹言太宗之在藩邸以至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不三四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 游雷震也 居明兩之位 出龍樓而問詔 入虎闈而齒胄 游游雷之講肆 齒明離之胄筵 繼正體以爲大本 毓明德而居少陽帖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

觀德行而審喻之　選端士以衛翼之　爵以王嗣漢書

昧爽而朝韋昭並北堂書鈔

昌著於前星秬鬯由於守器周王褒鏡　蒼震發前星之輝劉禹錫

黃離表重輪之瑞劉禹錫　絪氣逸於風雲好詞光於日月辨正論並大中記

晉詩梁劉孝威重光詩曰重光儲后宣制義也赫赫重光明明二聖帝作儲述禮和樂正中衛置尊高堂懸鏡其酌不窮其明逾盛德音孔昭民胥攸詠明明二聖赫赫重光風神灑落容止汪洋瞻彼談扇載抑載揚何斯天辯如珪如璋顏閔函席游夏升堂以卿以士惟公惟

王思媚儲后顧哉樂康梵梵黍苗陰雨膏之詵詵螟蛉見儲王道之道之以禮齊之以仁理則探聖言則窮神訓于四國覃于萬民　又奉和簡文帝太子詩曰太子天下本元良萬國貞周朝推上嗣漢世紀重明前星涵瑞采洊雷揚遠聲三善傳樂正百行紀司成九流通已辨七經咸所精博聞強予政高才凌長卿禮尊逾屈己德盛益卑情仙氣貽鍾相儒道推恒榮延賢博望莊視膳長安城園綺隨金輅浮丘侍玉笙智囊前斂笏端士後垂纓九仙良所重四海更東傾班輸同策乘甲觀齊蓬瀛　陳徐陵同江詹事登宮城南樓詩曰元良屬上德

率土被中等漢幄朝無怠周門夕復趨桓經既受業拜且尊儒壯志諧風雅高文會斗樞鏗鏘叶舞蹈照爛等琨喻河水慙雄伯漳川仰大巫鮑魚寧入組釣鼈匪充廚叔譽恒詞屈防年豈澀誅　隋江總宴樂脩堂應令詩曰肅城通甲觀承華啟畫堂北宮降恩賞西園度羽觴殊私奉玉裕終宴在金房庭暉連樹彩簷影接雲光仙如伊水駕樂似洞庭張彈絲命琴瑟吹竹動笙簧庸疎濫應阮衰朽恩連章　唐虞世南追從鑾輿夕頓戲下詩曰重輪依紫極前曜奉丹霄天經變宸宸帝命皂仙鑣乘星開鶴禁帶月下虹橋銀書含曉色金轡轉晨颸霧澈軒營近塵暗斗城遥蓮花分秀萼竹箭下驚潮撫已慙熊幹承恩集鳳條瑶山盛風樂抽簡薦徒謡　褚亮奉和禁苑餞別應令詩曰大蕃初錫瑞出牧適皇京暫以綠車重言承朱邸榮舒桃臨遠騎垂柳映軍營惠化宣千里威風動百城禁籞芳嘉節神襖餞送情金轡催別景玉管切離聲野花開更落山鳥弄還驚微臣夙多幸薄宦奉儲明鈞臺慙作賦伊水濫聞笙懷德良知久酬恩識命輕　韓王元嘉奉和周太子監守違戀詩曰乾象開層構離明啟少陽卜征從獻吉守器屬元良掖冥凌周誦遥哉掩漢莊好士傾南洛多才盛北

揚地分丹鷰嶺途間白雲鄉儲誠虔曉夕宸愛積炎涼
珠璧連霄漢萬物仰重光　薛元超和周太子監守違
戀詩曰儲禁銅扉啟宸行玉輅遥空懷壽街吏尚隔寢
門朝地首瞻龍戟塵外想鸞鑣飛文映仙牓灑思叶神
飈帝念紆蒼陸乾文煥紫霄歸塘横筆海平圖振詞條
欲應重輪曲鏘洋韻九韶　宋楊萬里壽皇太子詩
曰地出雷初震天昇日更重高飛千里鶴潛躍九淵龍
隆準如高帝虬鬚似太宗八荒陰賜裹户户是堯封
又曰重九吹花節千齡夢日時東朝分菊水南内賜茱
枝禹酒無多酌堯尊更一巵三宮千萬壽剩費若干詩

又曰繼照姿天縱分陰學日勤橘中招綺夏瓜處屏
伾文老別漁竿月來依鶴禁雲還將古爲鑑聊寓野人
芹　趙彦端壽皇太子詩曰日日龍樓問寢時雞人未
動漏花遲前星一點朝天節只有青臺太史知　又曰
一日東風四海傳

賦　魏卞蘭贊述太子賦曰超古人之遐迹崇先聖之
弘基耽八素之秘奥遵二儀於大猷正往昔之常弊定
當世之舊儀稟休和之上性應五百之運期著典憲之
高論作叙懽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檢揚不學之妙辭蹈

風　又夏侯元皇穎賦曰覽二儀之上禮本人倫之大紀道莫隆於后辟統莫泰於宗祀伊皇衢之光赫享乾祇之元祉在太和之五載肇皇穎之盛始時維孟秋和氣淑清良辰既啟皇子誕生爾乃發愷悌之明詔振隆恩之豐沛殊惠洽乎黎民崇施暢於無外爵羣兆以布德赦殊死以崇仁黜首詠而齊樂願皇祚之日新

原　頌魏曹植皇太子頌曰於我聖后憲章前志克纂二皇三靈昭事祇肅郊廟明德敬惠陽和積吉鍾天之釐嘉月令辰篤生聖嗣慶由一人萬國作喜嘒嘒萬國岌岌羣生稟命我后綏之則榮長爲臣妾終天之經仁聖



布衣之所難闡善道而廣之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論古賢以歎息觀懿德以歡娛歷精思於訓籍忽日移而忘劬雖明略而無上猶博納以自扶實故老以勸俗諷六經以崇儒嘉通人之達節笑俗士之守株匿天威之嚴厲揚愷悌之和舒惟凡百之詠德感恩惠之有餘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虛乃作頌曰明明太子既叡且聰博聞强記聖思無雙倚之左右如虎如龍八俊在側旁無諛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書籍留思異同建計立議廓然發蒙天下延頸歌頌德音聞之於古見之於今深不可測高不可尋創法萬載乘此休

奕世永載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禎藩臣作頌光流德
聲吁嗟卿士祇承予聽

晉 誄晉陸機愍懷太子誄曰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
皇家載生淑顙茂德克廣仁姿朗俊當克無疆光紹有
晉如何不弔暴離咎艱曾是遘愍匪降自天肇傾運祚
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沈雲既祛日月增暉靈寵可贈寃
魂難追舊物東返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窮滅銜哀
駿奔凶服就列追慕徽塵興言斷絕敢誄遺風庶有芳
烈其辭曰巍巍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既集天祿永綏篤
生太子纂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胄奇顙發翹清藻
在秀誕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
祖無言不臧婉孌乘輿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
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伊何皇統是荷華綬重采翠
蓋垂葩鸞旗阿那玉衡吐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
皇極思媚紫庭亦既涉學遵師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
早讜言必復乖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慶
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耆緝熙有晉克搆帝宇如
何晨牝穢我朝聽仰索皇家惟塵明聖惴惴太子終溫
且敬銜辭即罪掩淚祇命顯加放流潛肆鴆毒痛矣太
子乃離斯酷謂天蓋高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剝

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慽有姻太子之歿傍無昵親蹈
蹌嚴宮絕命禁闥幽柩偏寄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寃
歿悲匹夫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
腕率土懷傷矯感六沴咎徵紫房委玆元輔啟我令圖
王赫斯怒天誅靡逋纔槍叱掃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
策東徂光復寵祚紹建藐孤於時暉服粲焉畢陳庭旅
舊物堂有故臣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瀹洛
川靈旆左迴三軍悽裂都邑如隕慨矣窀窆歎念我愍懷
哀策齊王融皇太子哀策文曰繡幕啟塗銅池從窴
葆鐸既行枚綍且引皇帝痛粢盛之闕奉哀乞嘗之有



亡憫含嗟乎崇正顧掩敏於承光式瞻元良永懷人寶
俾茲史策載餘風道其辭曰居辰北極在日重離誕惟
妙善克自生知資神爲契合聖如規地惟缺位月紀謦
期哀纏晦朔遽改歲時饘粥不溢薑桂無滋儉終心禮
昌我帝基思皇下武纘戎上德將叶人神永貽家國用
稽嗣興實弘儲則庸器改物徽號崇名往辭綠蓋來馭
朱纓旂旗旖旎鸞轅嚶聲明守器宣華訪安永福上漏驂
軒初晨戒服慶色伊滿寅儀載肅至誠莫感遐福空辭
氛程月志祲動年司素嫉犯列青雲失滋中楹軫夢當
戶陳詩楚藥毀方秦醫反轍高議虛演奇文徒說遠實

上靈長違昭世痛結宸慈哀震華棣嗚呼哀哉軒帷高
寂庭帳深陰鶴關晝掩皇燈夜沈仍襲未改容斂如臨
曖徽儀而可慕摽嗣子之純心嗚呼哀哉韋弁告期麻
衣請日辨域展圖揚龜獻吉文物充階具僚在位總葭
挽之哀淒視風煙之騷瑟嗚呼哀哉飾麾輅而南指轉
旌羽而北徂車結軫於雕轂馬緩轡於金蘇寄靈心於
萬象增戀戀於國都嗚呼哀哉光徙靡而欲沉山荒涼
而遂晚城闕緬而何期平原忽而超遠情有望而弗追
顧如疑於將返嗚呼哀哉　梁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
曰蜚輅裁軒龍驂跼步羽翮前驅雲旗北傃皇帝哀繼
明之寢曜痛嗣德之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
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旂求傳徽於舞綴
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儀天比峻儷景騰光睿哲
膺期旦暮斯在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
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
惠和齊聖括囊沈略包舉藝文徧該緗素殫極丘墳勝
衰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雲物告徵祲沴
褰象星霾恒曜山隤朽壤威儀上實德音長往具僚無
蔭諮嗟疚安仰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
菁華萎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饌饛孤燈翳翳嗚

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啟元宮獻成武校
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水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
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轥青門而徐轉顧馳道而
詛前望國都而不踐凌脩坂之威夷邇平原之悠緬驥
蹀足以駿嘶挽慺鏘而流泣嗚呼哀哉混哀音於簫籟
變愁容於天日維夏木之森陰反寒林之蕭瑟既將反
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窅質
嗚呼哀哉

詔後魏溫子昇魏莊帝生皇太子赦詔曰有國三善
事屬元良本枝百世義鍾繼體朕應天篡命握圖受籙

景祚維新十年以永今日吉辰皇子誕育彩雲映日神
光照殿方開博望將起龍樓遠近同歡人神共悅便可
大赦天下

敕魏文帝答卞蘭敕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
此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
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制唐內制冊平王爲皇太子文曰咨爾平王隆基幼
而聰允長而寬博有夙成之量焉爾有文武仁孝之德
以知君臣父子之道朕甚休之間者賊臣搆逆窺窬神

器則我有唐之祚危若綴旒爾義刑邦家忠衛社稷謀其兇惡以之康濟主乞豐者非爾而誰是用命爾爲皇太子古人有言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人心罔中惟爾之中昭昭臨下不可不畏愼簡乃僚允迪端士恭儉惟德遠於險人則萬邦以貞庶答揚我四聖之鴻烈敬之哉　又開元三年冊鄧王爲皇太子制曰於戲書不云乎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易不云乎黃離元吉得中道也將以守監從撫主器承祧執經陳東序之容端冕見南郊之禮本枝百代宜哉福祉咨爾鄧王嗣謙忠肅恭懿元亨利貞遵在鎬之惠慈稟生譙之祥應學能知道孝乃因心書及春卿懸知早秀言窮叔譽遠愧生知當試象之年備成人之敏正位少陽欽惟大典是用命爾爲皇太子其在靖恭爾位聿脩厥德詩書禮樂敦說爲本父子君臣威儀罔忒寢門問豎必視寒暄望苑招賢用資端直使三靈合契四海係心延我累聖之業積爾重暉之慶必敬必戒無怠無荒往惟欽哉可不愼歟

詔唐立晉王爲皇太子詔曰昔者哲王受圖上聖垂範建儲貳以奉宗廟總監撫以寧邦國既義在於至公亦事兼於權道故以賢而立則王季興周以貴而升則文帝定漢詳諸方冊豈不然乎并州都督右武侯大將

軍晉王治地居茂親才惟明哲至性仁孝淑質惠和夙著夢日之祥早流樂善之譽好禮無倦強學不怠今承華虛位率土繫心疇咨文武宜所推戴古人云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朕謂此子實允衆望可以則天作貳可以守器承祧永固百世以貞萬國宜立某爲皇太子可令所司備禮冊命

表　魏王蘭贊述太子表曰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豪聰叡之絶性體明達之殊風慈孝發於自然仁恕洽於無外是以武夫懷恩文士歸德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沈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正使聖人復存猶稱善不暇所不能間也昔舜以烝烝顯其德周旦以不驕成其名豈因南面之尊以發稱假鼎足之盛以取譽哉夫至尊至貴能令人畏不能令人譽故桀不能變龍逢之心紂不能易三仁之意懷近服遠非德無施今太子博納多容海渟岳峙學無常師唯德所在思無所思唯德所親觀士察人毫毛無失望色則知其情覽始則達其終遏僞辯於未言絶讒巧於未形其所以包羅殊類鑑觀成敗德生於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曑然休著皆羣下所常吟詠誠不復須臣贊揚懿美褒稱盛行然後令夜光之璧顯

於金匱隋侯之珠章於韞櫝者也今相鍾繇大理王朗海內英儒國家柱臣博物多識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更多矣若游海者難與論水覩前世者不可爲言然咸歸太子巍巍之美叙述清風言之有承聽者欣欣忘日之夕流景耀於無窮布芳陰於四遠譬則麟龍發足羣獸追蹤鸞鳳舉翼衆鳥隨風小臣區區嘉樂無已竊怡綿綿之屬忘愚戇之言謹觸冒上賦一篇以攄狂狷之思　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若夫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爲美惟稱啟誦自茲厥後罕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

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非假二疏寧勞四皓虎賁恩其經學智囊慙其調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棗據書戒憑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隕續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緱山之駕不返臣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任昉爲皇太子求一日入朝表曰臣聞內豎安姬昌怡色鳴雞戒旦周發冠履或以涼燠之候晨昏異宜膳羞之和鼎飪殊節一辰三朝稱情猶簡終日承顏在

理斯愜且長壽之對撫循無已馳道未窮顧懷不輟豈
直下動天性固亦上結慈衷自頃半旬乃朝遂爲通制
事踰信次義乖晨省一日萬幾不敢三塵御省每旦改
宿特乞一至寢門蕭子範求撰昭明太子集表曰臣
聞姬昌云亡播禮樂於百代宣尼既歿傳雅頌於千祀
夏啟之風載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公西
京見美長壽一察東漢流名魏擊之悟篋衣事關戰國
孫登之愛毋苗義屬偏霸各稱小善靡擅麗蟲子桓雖
詩賦可嘉矩範頓闕貽譏良史取諸前載備而爲論發
奧允歸自少陽潛位震方滅采神儀長往銅龍毀構音



顏緬邈升堅遷移若乃緣情體物繁絃縟錦縱橫艷思
籠蓋詞林積練累素盈車滿笈金石有銷斯文方遠既
異陳王之躬撰又非當陽之自集臣蟬翼輕身未從塵
露而班輸嚴駕永輟騑驂戀主懷茲伏深涕慕肖乞鉢
次遺藻勒成卷軸 陸倕爲豫章王慶太子出宮表曰
臣聞周固本支實資明兩漢啟磐石必係元良所以闡
弘祚鼎光崇守器伏惟皇太子道契生知照均天縱不
藉審諭之功無待溫文之輔而冬書秋記夙表睿資春
誦夏絃幼彰神度雖復直門守令長壽察微魏贊多容
漢稱寬博不足以連輝茂則匹景令圖甲觀惟新桂宮

告始朱班徙次翠蓋移陰華裔式瞻人祇蹈舞　周庾信慶傳位於皇太子表曰昔者降居若木登庸有優劣之殊來朝櫟陽繼體有君臣之異不得與夫天之兩日日之再中並曜連輝重明雙照同年而語矣欲令百工相和先聞揖讓之風天下無爲早識吾君之子皇帝藐然姑射正當乘雲馭龍問道崆峒豈復先秋木落　唐常袞爲代宗讓皇太子表曰臣聞君父之命誠不合辭臣子之心固無所隱臣所以省躬審分讓德推賢瀝懇上聞冒嚴垂請丹誠罔感皇睠來昭戰兢失圖精爽飛越伏以國之上嗣古曰元良觀象於天應前星之環



極取法於地視少海之朝宗必訪蓍龜以承主鬯臣幼非樂善長未好儒慈獎特深愚蒙不易教之羽翮有昧樂章訓以詩書終迷義府遊虧四老才乏五官人莫係心德非守器頃者外統羣帥內錄尚書竊懼任榮以憂官謗今謬塵博望猥辱壽春位登青宮禮絕朱邸且乖人望載黷朝經循名責實未足承天之序捨長立賢亦猶行古之道伏惟陛下博求公議允納微誠更擇溫文俾膺繼紹遠想伯夷之讓用升季歷之材至公大行天下幸甚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皇太子請停幸東都表曰臣聞乘雲駕羽者非以逸樂其身觀風設教者將以

弘濟於物故後予胥怨幾望湯來吾王不遊嘗思禹會
伏惟天皇察帝道敷皇極一日二日智周於萬幾先天
後天化成於四序雖鴻名已建銘日觀而知尊而膏澤
未流御雲臺而不懌市朝之邑天地所中四方樞會百
物阜殷爰降恩旨行幸東都然以星見蒼龍日纏朱鳥
清風用事庶彙且繁桑翳葉而眠蠶麥飛芒而雊雉詳
求易緯是君無發衆之辰博訪禮經當人急勸農之月
固未可陳詩展義拜洛觀河況序屬亢陽時方避暑露
臺風館尚多薰灼之勞帳殿帷宮將有鬱蒸之弊天皇
昔常服餌近更躬親睿情勤苦天儀憔悴若何以萬乘之重四海之尊暴露而行旰日而食者也必若事應巡
狩務從寬恤猶望白露涼風然後清蹕道下不違於
人欲上無隔於天心可舉而行庶幾於此臣又聞關中
屬縣畿內傍州百姓驅馳頗多饑餒天皇仁深覆育並
令賑贍求轉徙者任其逐糧欲寧居者加其廩食家懷
再造人得安全乞至秋來不煩聖慮特乞少留元鑒俯
察丹誠迴太陽之末光納蒙泉之餘瀝臣三朝問寢常
侯色於宸慈五日詣臺每承言於聖奘輒陳冗職輕進
冀詞踏地知驚窺天自失無任私懇之至　皇太子請
復膳表曰臣聞善持國者舒慘必繫於天時德稱皇者

動靜莫違於物理故百姓不足一人所以載懷四海爲家萬方由其在慮伏惟天皇觀風設教拜洛遊河光華前乎日月法象齊乎天地頃以歲儲微耗年穀未登膚旨憂勞宸情戒惕菲飲食而卑宮室居常夏禹之期減廚膳而徹鍾懸重取黃軒之事由是神靈胥饗景氣氤氳雪千里而朝飛雨四溟而夜下兩河之甸瑞麥盈疇三川之境嘉苗被隰天意人事其在茲乎可以隨道抑揚可以與時通變周王之本枝百代每進鮮庶殷帝之亢旱七年猶資鶴鼎昔賢具稱其美往聖不議其非唯此小心將乘大德臣又聞下之奉上猶枝附根君以人作基人以君爲命天皇恩深子育念切家安損已勵精無違早晏停滋罷味已隔歲時伏乞俯從人欲仰順靈心具珍物以登羞隨太陽而復膳蓼莆知送涼之地芝英識駐壽之期豈使耽耽燧皇獨流名於膳炙悠悠黃帝空紀稱於庖犧而已哉臣寄忝元良任當監守春冬朝夕寢門視寒温而未即　皇太子請脩書表曰臣聞昔者明王學以化人成俗古之君子文以緯地經天雖有閭風之高嶽弗登弗知其峻也雖有浴日之巨溟弗涉弗知其廣也伏惟天皇域中居大天下化成百官以理萬人以察日行中道而淑清歲

起攝提而位序光薰萬物豈直芝珥莫節澤加四海寧惟壽痲孤竹地成形而天成象其道彌光河出圖而洛出書其徵可驗環林璧沼金門石室墳典積於丘山筆墨盈於泉海聖朝多士自可包二代之文臣顧不才何足奉三王之教皇慈渥洽帝奬優隆擢公望爲太師徵子房爲少傅所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嘗辛苦於歲餘終未階於日就臣聞學者殖也問以辨之積必有成勤則不匱以周公之上聖日讀百篇以孔父之多能韋編三絶臣雖不敏竊所庶幾然以列代遺章先王舊典康成興業纔覽卷於八千士安覃思願加年於累百豈不以學而時習博則難精者乎今欲搴其蕭稂撮其樞要可以出忠入孝可以益國利人極賢聖之大猷盡今昔之能事商榷百氏勒成一家庶有代於箴規長不違於左右又近代書鈔實繁部帙至如華林園徧略脩文殿御覽壽光書苑長洲玉鏡及國家以來新撰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等並包括弘遠卒難詳悉亦望錯綜羣書刪成一部藝官賓館亦既天皇立之矣端士正人亦既天皇致之矣伏乞俯從微願特降鴻私許臣撰窮遂臣誠請當宮學士如少仍望通取京官謹當開桂樹之山鑿芙蓉之水引甘泉之詞賦總望園之賓客下芸閣而長

謠臨梓池而高會一遊蘭莊佇變蓬麻區區之誠敢希
矜允豈使肅城門內唯傳魏國之名崇政殿中獨紀晉
朝之事而已　柳宗元百寮賀冊皇太子表曰臣聞商
書載以貞之文漢史傳早建之義不惟立愛其在繼明
陛下奉率前規敷揚盛典顧茲守器之重愛正承華之
位尊義方之教載錫嘉名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
而立自符於慎擇必子而選遂合於至公邦本不搖王
業彌固此皆宗社垂祐皇心乾坤叶謀儲宴聖運
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太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
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不任歡抃之至　宋人賀



立皇太子表曰春宮貳極有開震索之祥寶冊揚庭庸
鼓巽申之號慶關九廟風動四方恭惟堯大難名舜恭
允塞天職覆地載載莫喻休功月重輪星重輝益圖大
計眷乃承祧之重居無在傅之勤爰涓選於剛辰俾光
膺於殊禮臨軒出令示一人有慶之符主鬯得人兆萬
世無疆之福照臨所迨頌詠惟均臣昔參綺皓之遊今
辱嚴徐之侍靈源暨遠子孫與有於榮懷忭悃發中手
足不知其舞蹈

增　啟唐張說上東宮勸學啟曰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
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

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爲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宮也好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令聞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惟皇太子殿下英睿天縱聖敬日躋神算密發雄威立斷廓清氛祲用寧國家兆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鬯青宮固本也分務紫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殿下之於天下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莫不拭目而視清耳而聽冀聞異政以裨聖道今禮經殘缺學校陵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旌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況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顏開讜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臣等行業素輕藝能寡薄顧慙端士叨侍宮闈日夜祇懼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効塵露輕進翦鄙庶垂採擇

手令答曰經史脫誤事資刊理自非通儒孰詳大義侍讀等升堂觀奧能定闕文今司經崇文皆有舊籍敬承來教即令考序頃日以來未暇數對何嘗少選而忘德音尋當叙進羣英冀聞餘論仍令錄留敬本以代書紳

太孫一 增

增 太平御覽曰漢成帝元帝太子也爲世嫡皇孫宣帝字曰太孫 又曰晉趙王倫既廢賈后皇帝使使持節追復愍懷太子拜皇孫臧爲臨淮王尚爲襄陽王又詔立臧爲皇太孫文武官屬即轉爲太孫官屬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趙王倫簒位太孫廢薨惠帝復阼立襄陽王尚爲皇太孫 又曰惠帝詔以太常成粲爲太孫太傅校尉梁柳爲太孫少傅 又曰後魏高宗景穆帝之長子也帝少聰達太武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 又曰後周建德二年皇孫衍生文武官皆晉秩 又曰齊文惠太子長懋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子爲太祖所愛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未有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 唐書曰中宗子重潤帝爲太子時生東宮高宗喜甚乳月滿爲大赦天下改元永淳 又曰高宗將立皇太孫問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子爲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爲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孫實千億之慶帝悅詔議官屬敬彝等奏置師傅友文

學察酒左右長史東西曹掾主簿管記司錄六曹等官加王府一級然卒不補後中宗失位太孫廢死重潤秀容儀以孝愛稱死不緣罪人皆流涕　宋史曰欽宗子諶政和七年生爲嫡皇孫祖宗以來所未有徽宗喜金史曰世宗八年上遣宣徽使移剌神獨幹以名馬寶刀御膳賜皇太子及妃仍諭之曰妃今臨蓐願平安得雄有慶之後宜以此刀置左右既而皇孫生是爲章宗上幸金蓮川次氷井翌日上臨幸撫視宴甚歡謂太子曰祖宗積慶皇后陰德至厚而有今日社稷之福也明紀事本末曰建文生十年而懿文太子薨太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太祖曰善九月立爲皇太孫　又曰太祖親立諸王世子時秦晉燕周四世子太祖皆教而試之一日使分閱衛士燕世子還獨後問之對曰寒甚士方食太祖喜使閱章奏擇可施行者報命太祖益愛之　通紀曰成祖以皇太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艱難因令從行北京使周行邨落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艱苦之事且舉太祖創業之艱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興喪得失可謂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曰務本之訓云

增慶宴太平御覽曰唐貞觀十七年誕皇太孫宴宮僚於弘教門太宗幸東宮自殿北門入謂宮臣曰魯有甲觀之慶故就卿爲樂耳出閤通紀曰永樂五年皇長孫出閤就學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待詔魯瑄鄭禮等侍講讀出閤唐書曰高宗爲皇太孫重潤睿宗長子憲武后以睿宗爲皇帝故憲立爲皇太子睿宗降爲皇嗣更冊爲太孫與諸王皆出閤開府置官屬留守太平御覽曰唐高宗將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以太孫留守京師通紀曰永樂八年上將親征命皇長孫留守北京桑復生太平御覽桑復生於西廂長丈餘太孫廢乃枯山爲字金史曰世宗謂李石統石烈志寧曰朕諸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今幸得嫡孫觀其骨相不凡又生麻達葛山山勢衍氣清朕甚嘉之因以山名爲章宗小字好聖孫末曰成祖明紀事本末曰成祖建儲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蓋指宣宗也命輔導六年命丘福蹇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輔導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當試之以事輒能裁決斯實宗社之靈卿等其悉心輔導皇帝曰齊昭業立爲太孫居東宮昭覽曰好隸書世宗勅皇孫手書不好隸書止得其大概耳太孫啟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太子曰不及楊士奇曰殿下未踐阼有事得妄出貴重之太孫啟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太子曰不及楊士奇曰殿下未踐阼有事得妄出貴重之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通紀曰成祖命太孫侍講楊士奇等講讀太孫每進見輒問所讀書及所講義理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太子即東宮即取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封識不久當歸汝汝可留之御儲位久未定浮議諠騰今即以付之浮議何從興

家人子名翁須皇孫妻妾無號位



一日見三天子唐明皇臨潼皇孫喜上是第三箇天子詳上

天子太平御覽曰唐憲宗順宗長子六七歲時德宗抱至膝上問曰汝誰子在吾懷對曰是第三箇天子

德宗異而憐之貞元四年封廣陵王

皆稱家人子　皇曾孫漢書曰皇曾孫在獄望氣者言長安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一切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丙吉爲獄吏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

太子妃一

原　班固白虎通曰妃者匹也妃匹者何謂也相與偶焉古者天子後宮嫡庶皆曰妃史記曰黃帝有四妃帝嚳有四妃虞舜有二妃周以天子之正嫡爲王后秦稱皇帝因稱皇后以太子之正嫡稱妃漢因之　漢書外戚傳曰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是也魏晉以後咸遵之焉　漢書曰漢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

太后爲太子取以爲妃女也初武帝得立爲太子公主有力焉故欲以女納太子　漢武故事曰初武帝爲太子時帝尚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不帝曰若得阿嬌以金屋貯之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皇后阿嬌后字也　又曰成帝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元帝選配太子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帝稱太子欣悅元帝喜謂左右曰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　王隱晉書曰武帝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賢公女有五可娶衛瓘

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楊后既納寶物固欲娶賈氏因乃納之　又曰愍懷太子妃王衍女也劉曜入洛盡將諸后妃去妃獨拔刀向賊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則已終不爲賊婦賊害之　晉孝武起居注曰上臨軒設懸而不樂遣兼司空謝琰納太子妃王氏賜文武布絹百官詣上東門上禮　甲辰儀曰皇太子妃公主夫人逢持節使者高車使者駐車相揖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給織成衮帶白玉佩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又曰太子納妃有七緌杯文綺被長命杯文綺褥



太平御覽曰齊文安王皇后名寶明建元四年冊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帳陳古舊釵鈴十餘枚　又曰齊書皇太子妃厭翟車漆畫輪車　又曰唐太宗后長孫氏年十三嬪於太宗武德九年冊爲皇太子妃　又曰開元中勅所選皇太子及諸王等妃既是百官子女禮合避人今遣就本縣及過本司未爲得所其應預妃者令所司具名錄奏各令女及近親隨使於命婦朝堂候進止　唐書曰肅宗妃韋氏兄堅爲李林甫構死太子懼請與妃絶毀服幽禁中　宋史曰英宗高后母曹氏慈聖光獻姊也故后

少鞠宮中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曰俟異日必以爲配及長遂成婚濮邸又曰欽宗在東宮徽宗臨軒備禮冊朱氏爲太子妃又曰度宗爲忠王議納妃初丁大全請選臨安府顧岩女已致聘矣大全敗岩亦罷去臺臣論岩大全黨宜別選名族以配太子臣僚遂言全昭孫女從父仕宦備嘗艱險其處富貴必能盡警戒相成之道乃冊爲皇太子妃　金史曰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父貞尚遼王宗翰女梁國公主世宗初即位貞爲御史大夫自南京馳見世宗喜謂之曰卿雖廢主嫉心然未嘗助彼爲虐況卿家法可尚其以卿女爲朕



子妃及顯宗爲皇太子大定四年備禮親迎於貞第世宗臨宴盡歡是年封爲太子妃　元史曰世祖出獵道見緝馳背女子歎美之後與諸臣謀擇太子妃世祖俱不允有一老臣嘗知向者之言知其未許嫁言於世祖世祖大喜納爲太子妃名伯藍也怯赤一名濶濶眞弘吉剌氏也

## 太子妃二

原　金璽　瑜珮　沈約宋書曰皇太子妃金璽龜紐繡朱綬瑜玉　龍枕　鴨燈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漆龍頭支髻枕一銀花環釦自副　又曰皇太子納妃有金塗連盤鴨燈一　文履　花簏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地文履一量　又曰皇太子納妃有漆花

籠二具　龜鈕　雀鈿　上詳金龜注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同心雀鈿一具

帶　綺綬　上詳類聚納妃有絳地織成綺綬

函　上詳類聚晉東宮舊事曰步搖一具九鈿函盛之

冊命　上詳類聚晉王妃庾爲皇太子妃宋書曰後廢帝仁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北中郎長史太宗采訪太子妃而后父祖已亡以卜筮最吉拜爲皇太子妃

四望車　九鈿

景殿　畫堂　漢書曰元帝爲太子司馬良娣病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王禁女政君預焉時預擇者五人政君得侍幸有身立爲太子妃於甲館即成帝也畫堂太子宮中之堂

悲恚發病送入太子宮見於內殿得御幸有

並詳類聚

司徒公女　新安主生　上詳類聚晉王隱晉書曰安德皇后王氏字神姑也孝武帝納爲太子妃孝武納采聘受太常王獻之女新安公主生即安帝也孝武帝爲安帝納爲太子妃以后少孤無兄弟故爲

稱萬歲　有五可



太子妃王氏百官朱服會於新安公主第秘書監王操之爲主人

增盡孝　孝謹　唐書內盡孝事高祖謹視已膳泰王妃亦盡孝謹善元史曰太子妃潤潤眞性孝謹善承諸妃消釋嫌猜元史曰太子妃昭容明聖皇后不離左右至溷厠所用紙亦以面擦令柔軟以進妃生順宗成德媳婦侍事中宮世祖每稱賢德以良家選入書曰順宗良娣王氏以良家選入宮爲才人順宗有藩帝以才人幼故爲才人順宗有藩帝以才人幼故

仁順適　唐書宮中化其東宮冊爲良娣性仁順宮中化其賜之是生憲宗王在東宮德莫不柔雍順宗既即位病已餘頓后侍醫藥不少怠宋史曰寧宗韓皇后姊俱被選入宮后能順姊意遂歸平陽郡邸

有婦德　擇淑媛　唐書曰韋后六世祖忠獻王琦初后與順適尚宮意遂歸平陽郡邸有婦德曰高宗太子弘妃裴氏有婦道女未史曰英宗時神宗進封潁王時宗擇妃韓維爲王擇妃記室參軍家爲王擇妃韓維爲王記室參軍歷遷勳度今卜族授室官歷遷勳動履法度今卜族授室官歷遷勳名之納采問名之

進掖庭　待進　禁中遣使泛至諸臣家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

帝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援上征五溪蠻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樂松等譖之由是家

益失勢又數爲權貴所侵每人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臣叔父援幸恩不報而妻子特恩獲全戴仰陛下爲天爲父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女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黃泉由是選后入太子宮唐書曰開元十六年時太子瑛太子者有司採閱待進止遂選太常少卿薛絪女爲妃

## 教女儀 倚母家

宋史后妃傳序曰欽聖向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封魏平王時貴妃楊氏外家貴盛里秘書少監崔昫女教以婦人之道及后年十六宣仁及

原冊文唐太宗冊太子妃文曰惟爾秘書丞蘇亶長女族茂冠冕慶成禮訓貞順自然言容有則作合春宮實協三善曰嬪守器式昌萬乘備茲令典仰惟國章是用命立爲皇太子妃惟欽哉其光膺命可不慎歟

原哀冊宋謝莊皇太子妃哀冊文曰樞凝柱酒庭肅龍轜風吹國輅雲起郊門皇帝傷總緦之掩綵悼副褘之滅華行光旣晏長河又斜顧而言曰璇瑤有毀郁烈無湮翦素裁簡授之史臣其辭曰霽岫虧天灣流凝漢祥發桐珪慶昭金算毓景帝里飛芳戚開秘儀施谷升音集灌月晷幾望娣袂維良釋幃春宮承飾少陽五葉衍

藻四訓抽光葳蕤蕙振婉孌瓊相清徽就遠浸沴方搏臨華罷翠當曄收蘭複殿生響長廡結寒節移虛饋氣變容衣中庭草曖階上螢飛傷縈皇第痛溢朝闈霜侵燭昧風容帷淒驚箑夕轉龍驂夜斷筵旣訣兮奠旣徹背青闕兮去神閨旌掩鬱而還泛蓋逶遲而顧低素紼斂維華輣解駐山燧恒陰松阿不曙離天渥兮就銷沈委白日兮即冥幕菊有秀兮蘅有芬德方遠兮聲彌樹

齊王儉皇太子妃哀策文曰肇惟初識芳猷夙就翻翻禮園徘徊樂圃視秋齊明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衢厲阻咨哉儲貳締紼江滸衛女事齊樊姬贊楚美著嬪

嗣徽音踵武數盈則反否極斯昌肅膺靈命經緯三光
往儀衡館來式椒堂紲組咸事象服有章八演仰則六
幽望景悠悠草昧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穎世有
遺塵庭無餘影嗚呼哀哉遵三兆之嘉日迨九筮之靈
期澄金波而映鑾施命飛廉而拂瓊轙揚清笳於漢表
動嘶揆於雲基